



明齋先生集三

疏

卷二十六

~16
2376
4



和
號 2376
卷 26-4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五

疏狀書啓

辭 別諭召命疏

己酉。留中不下
正月

別諭近者予病向愈方與儒賢講劇治道而世子正當向學之時開筵講學一日爲急爾其斯速乘駟上來

副司直臣尹拯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百拜 上言
于 主上殿下伏以草莽賤臣微甚蠅蟻而浮名上
徹 誤恩荐被蓋自甲辰以後無歲不忝除目內省
無似惶愧日滾昨者持憲之 命再降於數月之內

月齋遺稿卷五
祇承 隆旨如隕淵谷昧死呈病一味跼蹐不料今
者 別諭又下優借招延益踰尋常惶駭震掉寶無
所容伏念臣以世祿餘裔雖極冥迷豈不聞 君恩
之不可不一謝 君召之不可不急趨也唯是區區
私憾實有不同於他人者每欲仰首一達哀衷而披
訴幽隱涉乎猥煩冒投文字疑於進越躡嚙泯默以
至于今矣臣若終不自暴 天日何由俯燭情迫勢
感始敢略陳伏幸 聖慈之矜察焉臣積殃在身幼
嬰禍酷徃在丁丑之亂臣母死於江都臣自痛爲子
不孝喪母非命馮生苟活在每日月言笑喫着自如

恆人每念至此心若剗刃寧欲滅死無覺而不可得
昔宋劉韜死難於靖康其子子輦屏居墓下謝病終
身古人之遇變者其自處可見矣臣於是絕意仕宦
跽蟄鄉曲自矢爲沒齒之計唯其日夜之所祝禱者
皇天眷佑我 聖主奮興撥反之大業宣昭義問於
四海則匹夫隱痛之私亦有可洩之日而朝以見夕
以死亦可無憾於九原臣之至願只在此矣不幸
置身近名游聲過情內抱盜虛之羞外陷亂倫之轍
受 恩以來夙夜戰灼積季思惟汔未知其措躬之
所也噫如使臣實有才學可備使令則家國忠孝本

無二致策名明廷隨事效力上答 鴻恩下伸幽冤亦豈臣子分外之事也古人亦有行之者子翬之兄子羽父子是也而臣則不然愚昏脆劣迂淺輕踈氣質之稟已不逮人而變化無功因循成習本既不立觸處窒暗日用之間動輒尤悔况望其明習經術有助於帝王之學通曉世務有益於國家之事乎犬馬之齒已踰四十不才無用自知甚明今若昧於自量徒感 寵榮遂以含冤忍痛之初心只爲影纓結綬之歸而已則進無所爲退無所守是真不免爲劉氏之罪人矣臣之頑鈍無狀縱不足責獨不爲朝廷之

辱乎此臣所以撫躬自悼終始守株 恩不得謝命不得趨分義都廢而不得自恤者也伏乞 聖慈憐臣心事之悲苦不忍自比於平常察臣性識之庸陋元非可適於實用寢臣 收召許臣屏伏臣不勝幸甚臣當躬籲闕下以俟指揮而義未有以盡臣子之禮罪不足以贖逋慢之咎則狼狽失據之懼反有甚於良限熏心之厲故敢因縣道冀以轉聞臣情已達臣辭已畢待盡溝壑更無餘恨矣臣無任瞻 天望 聖涕泣祈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辭進善疏

辛亥七月

伏以螻蟻微臣甫免草土 恩除遽及 召命遠下
仰媿 隆眷俯激哀悰驚定淚繼不能自己竊惟昨
在臣父喪初道臣奉 旨輸送喪需該曹稟例別致
賻布至於悼傷之 教累發於 前席錫命之典特
及於葬前臣父則守志而終身 聖朝則加禮而罔
替哀榮畢備古今罕聞凡在臣鄰莫不揮涕臣於是
時北向伏泣幽明哀感之衷徹聞無路不謂縷喘苟
延以至今日復被收錄之 恩悲惶交集五情摧隕
怛然累日寢食俱忘亟當奔詣都下一望 天闕則
庶幾天馬之誠得以少伸其區區矣願自悼念臣從

前銜恤之私有異他人跽蟄半生不敢齒類不才無
用之實明甚自知絕念當世甘以沒身頃年之春荐
承 德音敢以一疏猥陳臣情 天鑑孔昭想蒙
矜燭唯其蹤迹如是故當其菽水之日豈無身身之
情而不忍萌心仕塗終於固守涸轍及至惡積禍盈
奄失所怙血泣叩心更無所泊今則真爲天地間一
窮人唯當抱痛窮天待盡餘日而已杜門空谷次第
斂縮平時人事猶減七八矧敢僥冒榮名變渝素志
更爲妄涉世路之計哉寵益踰涯服益不稱鮮民情
事益以危苦此臣所以受命彷徨日夜戰灼欲動還

廢罔知仰籲者也且臣本以尪孱之質重有勞虛之病平居懍懍若保燈沫今以頑冥得不至死而氣血大脫耳目俱衰雖存一息已成廢疾縱欲勉盡其筋力之禮苟違夫分義之責其勢亦末由也茲冒萬死輒煩文字猥越震懼不敢盡辭伏乞 聖慈俯賜憐察哀臣前歲之控至隱難滅諒臣今日之懇危忱莫伸特 收除命永許屏伏則生爲溝瘠尚可以守分死期結草未足以報 恩矣臣無任惶恐感激涕泣號訴之至

辭執義兼辭

國挽製進疏

癸丑九月

伏以草莽賤庸猥蒙 洪造薦入仕籍今已十季名既過情官又浮名推排驟躡以致於此每一念至汗粟交體臣至隱在心溝壑乃分不才自知望絕當世瀝血陳情 天日照臨而填窠擬闕除目因襲區區螻蟻之私不容每煩文字以恩 聖聰則迹歸偃蹇罪積違連居常蹶躓實無措身之地矣今者數月之間 召旨三降 恩榮愈加情勢益感仰首 宸極不知所以控籲也况國有大事中外奔遑而臣獨頑如木石若無知覺誠以屏蟄微蹤不齒人事進不敢自廁於周行則只得退同遐氓走入溪谷拱北哀號

而已古人有痛哭山中者臣非敢僭以自附也途窮理極可以自盡者唯此一節耳臣又承都監移文使之製進挽詞尤不勝震悼之至嗚呼我先王深仁厚澤浹人骨髓愈久不忘率土同然而如臣鮮民特抱無涯未死之前惟有血淚豈不欲將此糜身之願少效於相紼之役哉顧念臣職不敢當身不敢進而直以陋拙之語偃然投納揆諸賤分萬萬踰越以此悲呻累日竟不敢上雖出惶恐罪實萬殞伏乞 聖慈憐臣危苦之衷常節莫伸察臣負犯之孽自作難追先 收誤恩後加嚴誅不勝幸甚臣不敢每呈病

狀以冀苟免則當躬詣闕下一爨區區而所有痼病之外添以外感閉戶負席誠無昇曳之勢悶縮圭革恭俟譴殛臣無任慙惶危慄戰灼祈懇之至

辭執義自劾疏

乙卯正月

伏以臣以草莽之賤加有狗馬之疾 天崩之初既未得赴哭闕下 因山之日又未及哭送郊外只得哀號窮谷抱痛終天而已不料 除命特降此際祇承 聖旨惶感罔措臣之濫蒙 國恩猥齒仕籍今十季餘矣臣至隱在心虛名匪分曾在 先朝一陳臣情今於 新政之下臣若不自籲訴 天日何由

俯燭臣不孝積釁夙罹酷禍丁丑之難喪母非命銜恤忍痛苟延視息屏伏鄉曲沒齒爲期此實微臣半生心事也自喪臣父以來益無生世之念杜門跽蟄待盡餘日每蒙 誤恩只增逋慢之罪此臣所以居常踧踖置身無所者也臣情私猥賤不敢覲縷冒死略陳隕越無地且臣竊聞朝廷方治宋時烈壞禮之罪時烈即臣之所師事者而臣亦身有負犯蓋於丙午季間嶺南人柳世哲之上疏也湖西儒生有陳章對辨之舉而臣實代製其疏妄有論說今日之事理無倖免特以人微名漏未見點檢之故時烈方在論

罪之中而微臣則至叨 恩命臣安敢厭然掩藏不自首實重陷於欺天之罪乎况不赴 國哀一節亦言者所以罪時烈者而臣之終始廢闕抑又甚焉負此兩罪實合萬殞伏乞 聖明諒臣心迹之危苦察臣罪孽之難逭先 收恩旨繼議常刑以安微分以嚴公法不勝幸甚臣當躬詣都下待罪司敗而死疾纏束昇曳末由封章自列益覺僭猥誠不敢枝辭飾說以恩 宸聰臣無任瞻 天望闕惶怖戰掉之至

辭執義及

別諭召命疏

庚申六月

伏以草莽賤臣穿窬欺天前後叨 恩固已踰分昨

於 聖上嗣服之初荐承 除命敢陳蠖蟻私情而
適於其時方有宋時烈論罪之事臣自劾實犯冀蒙
同坐而曲被 恩私終遭刑章臣負愆倖免抱病苟
全呻吟窮谷待盡餘日而已不意世道更新 德音
溲汗 收召之命首及微末祇受 聖旨惶隕罔措
既又伏奉 別諭申教絲綸十行寵褒殊異駭恐戰
掉無地自容仍竊伏聞因相臣論薦有此 誤恩臣
於前日之章迫於待罪其屏蟄無實之狀未暇盡暴
而相臣於臣或未識面徒聞疑似之名而未知其實
大有不相副者臣若不自陳列雖 日月之明何由

俯燭其虛實耶敢冒萬死披瀝血忱以斬 聖慈之
矜察焉蓋臣初非藏修自重之倫又非物外長往之
流也只以臣賦命險釁早喪臣母於丁丑之難臣自
痛身有積殃母死非命而視息苟延年歲荏苒含冤
忍痛無處伸洩思古人處變之道念微分自靖之義
絕意世路跼伏鄉曲自矢爲沒齒之計此實微臣危
苦心事而自守於半生者也臣既少即自廢罕出戶
庭而先臣宣舉知名當世故人遂疑臣以有得於家
學相臣所稱蓋由於此而乃臣實狀則不然氣質之
稟本不逮人而用工不篤悠悠度日自失所怙之後

陷

明齋遺稿 卷五
益以荒墜以至末梢竟無得力之地犬馬之齒今已
踰五十矣早抱羸疾氣血虛脫未老先衰目昏已甚
形骸如許神識可知茫昧頽弛日以憤憤安有淵源
之學操履之實如 聖教之所獎耶臣竊見 天意
藹然如陰翳初收太陽始升况又畱心帝王之學期
致清明之理斯誠啓 聖興邦之機祈天永命之本
也如令才學可裨涓埃士生斯世所願何事顧臣庸
陋如上所陳 華袞雖榮糞土難巧臣不敢一毫飾
辭以重罪戾伏乞 聖明特賜鑑臨憐臣至隱在心
終不忍自同於平人察臣虛名無用實不可苟充於

徵士亟 收恩旨永許屏伏上重明廷之選下遂匹
夫之志不勝幸甚臣以世祿餘裔雖甚冥迷豈不知
有分義之可畏縱使職不敢受 恩不敢當猶當躬
顛於闕下而勞虛病病添以衰疾跬步動作亦未如
意長時綿綴有同纏束末由輿載自致以盡臣子之
常節封章轉聞益涉偃蹇縮伏圭革恭俟譴誣臣無
任兢惶隕越瞻望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爾懇學問之高明聞之久矣宜勿過
辭從速上來察職

辭司業及 別諭召命疏

庚申十月

伏以草莽賤臣濫蒙 隆恩頃日再被調理上來之
諭 除命繼下收錄不置疏狀猥越不敢每瀆縮伏
恐懼唯俟譴罰而已不意今者 召旨復降 眷顧
之勤訓諭之重益非微分之所敢當者臣誠惶隕震
慄鑽地不得也臣之區區本情既已屢籲伏惟 日
月之明下燭無遺如使臣身可效管蒯之用則君臣
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敢不畏分義不顧大倫
而樂自陷於矯誕違傲之域哉只以臣實無寸長不
可苟充於徵召中有至隱不忍自同於平常惟此二
端爲臣實狀曾在 先朝敢以劉子羽兄弟之事仰

陳臣情臣請敢冒萬死而畢其辭焉昔宋靖康之難
劉韜死之其子子羽不廢從仕盡瘁王事而子羽之
弟子鞏則謝病屏居以終其身蓋君親忠孝本無二
致出而有爲非以忘親處而有守非以忘君唯各自
量其力自靖其心無負臣子之義而已臣之妄引古
人非敢以僭擬也只以所遇之變不異故欲求其所
以先獲者而自附焉若有才具則雖遭禍故尤當竭
誠盡力以備驅策不計利鈍死生以之不遭禍故則
雖無才具亦當辭尊居卑隨分供職靡敢偃蹇以干
憲章今臣之不肖則徒以禍故之餘喘全無才具之

適用既不敢望子羽之賢又不可比無故之人寧從
屏山之一節少伸蓼莪之私情進則無益於國家退
猶自守其本心此臣所以含冤茹痛絕意世路自矢
跼伏期以沒齒 恩加而不知謝 命召而不得趨
前有 華袞之榮而不敢冒後有鈇鉞之威而不能
避仰首控訴於 天地父母之下而不容自己者也
臣伏讀 聖教每以藏修問學爲獎臣不勝隕越于
下臣資性庸陋見識茫昧世間凡百都不通曉況今
衰疾侵尋志氣昏憤居常斷綴與死爲隣變化氣質
無可望矣若以徒能讀父之書而謂之云云則不幾

於以名使括之譏乎伏乞 聖慈俯賜矜諒憐臣心
事之危苦抵死難渝察臣本實之空踈真盜虛名特
寢 收召永許屏伏使明廷無舉措之失賤臣遂溝
壑之願公私幸甚臣宿患咳喘遇寒增劇墜螫呻吟
末由出頭不得強曳前進待命於闕下而 別諭之
下不敢泛呈病狀敢復披瀝蟻忱仰煩文字速慢塵
瀆罪合萬殞日夜戰灼誅殛是俟臣無任震懼怔營
瞻望祈懇之至

辭 別諭召命狀 辛酉二月

右拯又於意外伏承 下諭使之斯速上來 絲綸

十行訓辭嚴切聞 命悸恐震掉靡定賤臣本情初
非敢為潔身之計而不覺自陷於亂倫之域分義之
誅實合萬殞前後控籲罄暴微忱不惟 日月之明
已盡下燭抑亦同朝之所共知者而填窠備數尚今
不輟每從諸臣之後混被匪分之 恩至於抱負之
稱 經席之任誠非庸陋之所敢承當者踰涯僭分
萬萬難堪逃遁無路鑽地不得區區危苦之私不容
每瀆於文字斷斷空踈之實例歸飾讓之說話朝廷
之誠禮彌加而賤臣之罪戾愈積悶迫窮蹙置躬無
所唯當歸身司敗請伏憲章庶得以少塞萬一之責

以漸 天地父母之有以矜察而疾病沉淹又未有
輿曳前進之勢日夜憂懼罔知所為疏章猥越不敢
煩恩席藁圭竇唯俟常刑乞將此實狀具報監營俾
得上聞早蒙 處分不勝幸甚

辭 別諭召命及執義狀

辛酉四月

右拯於去月望間伏承監營傳諭勿辭上來之 教
不敢瀆籲唯俟罪譴不料昨者 天書又降申以前
日之 旨數日之間 除命續下 召旨重疊 恩
榮隆異草莽賤庸厚誣當世叨竊 聖眷至於此極
惶感隕越之外實不知措躬之所也噫自去夏以來

分外職名長在身上而至於 別諭今已四蒙矣如使賤臣萬有一可以承當則分義所在安敢一向逋慢至此哉唯是病劣空踈竇虛名決知一進不足以仰報 聖恩故不得不守株私分抵死斷免自畫以不敢冒進為人臣事君之一義而 聖諭鄭重反以誠意淺薄為教伏讀震掉直欲鑽地以入而不可得也區區危衷既已屢達 天聽而徒歸於飾讓之具偃伏圭革陳章上聞祇益其猥僭之罪不免每以病狀仰塞 隆命心跡違悖進退皆罪到此地頭只得席藁私次以待有司之常刑而已即今賤疾日添

精神昏憤少有動作漸然若盡末由自力就途待命於司敗惶悶煎迫罔知所出伏乞將此情勢具報巡營以為轉聞處置之地不勝幸甚

辭 別諭求言疏 辛酉五月

伏以溝壑賤臣猥被 隆恩蓋自前歲以來分外職名長在身上而別蒙 諭召亦已累度矣蠅蟻微物亦有天性葵藿無知猶能向日豈不願一瞻 天闕以伸平生眎畝之誠哉顧以賤臣之庸陋病劣決不堪仰承 明命而一番呈身未足以報得 大恩故不得不守株私分抵死控籲反以不敢冒進為賤臣

事 君之一義此雖賤臣萬不獲己之計而 君命臨門一向逋慢律以常刑萬殞罔赦此臣所以日夜憂惶席藁俟 命者也不料今者 天書又下俾進救災之策臣尤不勝隕越于下嗚呼自前冬妖彗之出皇天之警告可謂赫然矣人情徂安未免於悠泛而實不知冥冥之禍伏於何處則豈非懷然而寒心者乎況今地震之變荐作於旬日之內而至於亢旱之慘則其爲生民目前之急有甚於彗震 聖明在上而天時人事一至於此今日臣民孰無悶時憂亂之心哉臣伏見 聖教恐畏天威哀念民命不憚罪

已俯詢芻蕘奉讀未畢不覺太息而流涕也噫今時誠季世也危亾之象愚智之所共見然危可使安亂可使治唯人主可以造命則轉移之機豈外於人主之一心以實心做實功興衰撥亂如周宣王轉災爲祥如商中宗于以祈天而永命唯 殿下所爲之如何耳如臣之不才無用自量甚審其所自畫如上所陳則安有奇謀嘉猷可以對揚休命而有裨於消弭匡救之萬一耶昔唐李渤不就徵命而附奏得失君子譏之今臣却非敢避此也只以中無所蘊雖欲出位犯分妄有論說有不可得何敢掇拾常談死法以

重欺 君父乎憂時雖切而莫知救時之術受 恩
徒淡而未有報 恩之路 寵命沓至逃遁無門伏
惟 聖鑑下燭萬物有 召而不敢趨有 命而不
敢對有臣如此將安所用收還 恩旨亟賜誅罰以
爲人臣竊虛名而冒 天寵罔畏天命而孤負 國
恩者之戒實爲公私之幸也臣之區區微衷天日照
臨而危苦之私不容每恩於文字空踈之實例歸飾
讓之曼辭以此亦不敢偃然拜章每因縣道轉達情
勢唯縮伏俟罪而已今也除職之不已又下 別諭
別諭之不已又命進言朝廷之加意彌勤而賤臣之

負戾愈積到此地頭又不得不仰首受顛冀蒙 聖
慈天地父母之有以矜諒焉僭猥瀆撓罪又萬殞臣
具此短疏方欲上聞而即奉道臣傳諭又未蒙許遞
恩出例表益以震掉風憲重地誠不容久曠伏乞
聖明亟命削臣之職而治臣之罪以肅朝綱以安微
分不勝幸甚

辭 別諭召命疏 辛酉八月

別諭前後別諭罄竭勤懇之意而誠意未孚竟未回
遐心缺然且慙罔知爲諭也中庸九經之義必也尊
賢爲本則不能任賢而能治其國者曾未之聞也矧

今憂虞溢目災沴孔慘之日招延儒賢朝夕納誨誠是當今之急務其可緩乎目今秋涼已動講筵將開出入筵席啓沃寡昧之責深有望於爾者須體如渴之意亟回長往之志從速登途以補不逮

伏以賤臣頃蒙 恩遞感隕之餘躑躅未已乃於意外 召命又下而不許喉司代演 綸音特 賜宸翰殊越常例臣誠何人叨此 隆渥惶駭震慄愈往罔措 聖諭以前後別諭罄竭勤懇之意爲 教而微臣之區區心迹亦已悉暴於前後控籲 聖上之於賤臣非勤懇之未至也直以其太過而賤臣終不

敢承當耳至於九經尊賢之義誠爲治國之急務筵席啓沃之任實司君德之成就訓辭丁寧感動瞻聆然此施於懷道自重之士則當矣而賤臣決非其人也臣不敢更列枝辭以恩 天聽唯願早伏逋慢之誅一塞臣責伏乞 聖明亟 收召旨仍加常刑以肅公法以安私分千萬幸甚臣於席藁之中伏聞臣亾母李特蒙旌閭之 恩驚感罔極伏地流涕不能定此方寸也臣母之死今已四十有五季矣臣之頑命苟延視息歲月逾邁衰朽奄至死而骨枯至隱難滅况今愍褒義烈縱繫朝家之公典其在子孫哀

榮感戴之私雖粉身碎首豈足稱報只以庸迂病劣望絕陳力區區致命之誠無地可伸 恩逮泉壤效蔑涓埃一朝填壑永負忠孝中宵血泣慨然自悼臣之情事窮且悲矣臣於告 君之辭靡敢有飾耿耿衷曲天日下臨更乞 聖慈特垂哀憐削去臣名於收召之列俾螻蟻殘喘得以待盡於草間實覆載生成之 至恩也臣無任銜 恩守分哀號懇祈之至

辭執義及 別諭召命疏

壬戌正月

伏以賤臣敢冒萬死連呈病狀冀蒙罪罷乃於歲初天書又下諭以儒者出處之義伏讀震悸累日靡定

嗚呼誠使真儒者遇此盛際則其幡然出應契合昭融固已久矣直以無其實故無以當其名而惶悶窘蹙莫知措躬之所耳蓋臣之不敢當 命三季於此矣前後控籲辭情已竭初謂朝廷必垂矜諒庶終得以遂其分願不然則人有公議國有常法若無彼其不稱之斥應有違傲干紀之律日夜蹶躅唯俟究竟誠不自意 聖度天涵曲賜優容該曹因襲備擬不置而左右之臣或從而揄揚之不唯匪分職名長在身上而 別諭之旨式月斯降此豈螻蟻微分所當堪者臣既不敢承膺則不得不每以病陋猥褻之狀

仰塞 明命而已 君父之招延愈勤而臣子之閉
縮彌甚原臣本心惶恐無地而其偃蹇僭越辜 恩
負國之罪則日積月加而不可解此臣所以撫躬自
念忘寢與食者也噫自古徵召之士未有如賤臣之
空踈庸陋者如使賤臣果有才學而敢懷自私之計
不思致身之義則堅僻之誅在所難逭朝廷不審賢
否而苟循虛名猥假 恩禮則旌招之典適歸文具
臣之不才無學謹已明知而屢言之矣誠愚不肖不
暇自媿而未免爲朝廷羞之也至於禮官之間議事
體稀闊而走避不得輒復承當書冊之頒賜照以職

例而辭還無路若固有之此皆賤臣罪戾之增添者
也臣又欲呈病則似此情勢有難盡徹拜章則身伏
草莽每懷不敢首鼠憂畏遷就旬日即奉道臣傳諭
聖批不許遞斥申命上來臣實惶惑不知所出風憲
重地不比冗散而緣臣濫據曠闕經時及己至此萬
不獲己更冒萬死悉暴微忱伏乞 聖明下燭幽隱
亟 收誤恩繼以常刑刊落僞冒振肅憲綱於公於
私實爲兩幸臣痼病之外所添新疾經冬及春見在
枕席無望出頭而疾痛之呼有甚於病不敢覩纓重
浼 宸聽臣無任惶恐戰慄席藁俟 命之至

辭 別諭召命及執義疏

壬戌八月

伏以賤臣頃蒙 恩遞憲官而被該曹移付於成均
臣實懷煩瀆之懼不敢形諸辭免唯縮伏以俟限滿
矣不謂久未鐫去而 天書特下別諭以招延之意
臣惶恐震掉累日靡定方欲具小疏陳籲而 新命
又降數日之內 寵旨沓至臣誠隕越罔知所出臣
伏讀 訓辭首以世祿俯牖於迷衷而繼以誠薄自
反於 聖躬至以儒賢去就咎徵憂虞爲 教而未
乃 命之以出入經筵以濟時艱十行丁寧可感木
石而遇災修省之意尤悚然於言外臣不勝感激而

流涕也噫愛主之天性雖無間於犬馬而世臣之分
義實有異於草澤苟懷自私之計不念致身之義則
王法之所不容臣之尚違朝命按以形跡實犯此科
此臣所以席藁圭竇居常憂懼者也夫分天爵以縻
之借 華袞以寵之 隆恩盛禮靡所不至雖施於
眞賢蔑以加矣則臣是何人叨此僭踰而猶欲遷延
更有希覬耶 聖教每及於此是臣罪戾之日積者
也古者儒賢之進退蓋非庸陋如臣之所堪承聞者
臣之情狀本末旣已畢露於前後非惟 聖鑑下燭
無餘想亦爲同朝臣僚之所共悉也自古懷才抱道

之士常患不遇於時耳諒非潔身亂倫之徒則未有
遇時而不出者凡名爲士而讀書學道者其心初孰
以隱淪不返自期也哉今臣之無狀厚誣當世大臣
推轂 君父側席 除命仍荐 召旨絡繹者累季
於此矣如使臣小有所蘊可以應上之求則何苦而
一向縮伏荏苒時日坐失有爲之幾甘與草木同腐
於窳谷哉直以自知甚明自量甚審決知虛名不可
以實用進身未足以報國耳不然則安敢久飾無實
之辭重陷欺天之罪哉至於變異之作莫非禍亂之
兆未知國家將有何事而其影如此耶嗚呼世道滔

滔如水日下雖微變異已可寒心人事天時若相催
促小大危懼罔保其終臣雖遠伏畎畝亦有以竊想
我 九重殷憂有不能自安於丙枕也然不可上諉
於天下諉於人而玩愒闕日而已則亦惟 君臣上
下共相警動必須一念之誠與天相通然後所謂消
弭之策轉移之圖方可有着手處真功立而實效見
有非區區文爲末節之所能濟也然天下之事無一
不本於人主之一心凡此豈可以他求哉唯 聖上
立志之如何耳嗚呼 聖志之立實在於 聖學之
進若得真儒俾參講席豈不爲根本之至計也况乎

匡濟時艱當求於識務之俊傑如臣者既學不足以備顧問才不足以效一職其所自畫如上所陳則以賤臣而當 聖教蚊之負山未足喻之寧伏違 命之誅以守虞人之賤分誠不敢貪天之寵終貽 聖朝之羞辱也唯是虛蒙誤 恩一至於此而報答無階違負日淡跼踏天地無所逃死伏乞 聖慈憐臣從前屢籲之私義諒臣今日竭瀝之危忱亟 命削臣之名於收召之列而仍治臣終始逋慢之罪以肅類綱以安微分公私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至懇已諭予意於日昨之批庶幾有幡然改圖之望矣唯是誠禮未至莫回遐心只自媿惡無以爲懷疏末憂愛陳戒溢於辭表淡用嘉歎可不服膺焉須體前後之旨安意勿辭從速上來毋孤企望

辭戶曹參議疏

壬戌八月

伏以賤臣昨蒙 隆旨昧死仰籲席藁以俟誅極矣不謂誤 恩愈往罔極今茲 新命又出 親擢非常之 寵驚動瞻聆聞 命震悸若隕淵谷賤臣實狀前後披列非不罄竭而朝廷槩視以飾讓之語一向加之以超越之禮螻蟻微誠上格無路末梢雖糜

身碎首將何以塞其責也蓋臣之蒙 恩得官今十有九季矣初以屏伏之私情實有沒齒溝壑之計終以庸陋之賤品不敢承當匪分之名守株二端良限半世迄未敢一肅 天門臣之冥迷僻違之罪固不暇言而自朝廷言之則乃所謂不試之臣也古昔帝王固有不次用人之規然必敷納以言明試以功有以灼知其實然後舉而爵之安有如賤臣之自始至終不出窳谷而馴致巍然於大夫之列者哉是殆前古之所未聞也嗚呼世有以虛名任人而臣主俱敗者求諸史傳覆轍相望朝廷寧能保臣之終不辱

國耶不然則名器至重諒不可輕棄於糞土也明矣且今變異憂虞之日尤當悉心求賢真得其人而實取其用求以有濟於國事恐不宜因循舊誤獎進無用無益於世道而有累於王政也矧乎比季以來登擢實多徒聞高位之日膺而未見庶績之成熙豈容又使草莽之賤進充其數以滋四方之譏議哉臣於昨疏瀝控危忱不敢更費蔓辭重恩 宸聽伏乞 聖明克念 王朝舉措之重有關於治忽矜憐賤臣哀惶之衷難變於前後亟 命鑄削新秩收回前旨而仍治臣辜 恩負國之罪以爲人臣竊虛無實

進退俱罪者之戒不勝幸甚臣又竊觀人臣辭職之義義不可受則不敢書官者正也或書舊銜以辭新除則又爲通行之法臣之前後拜章直書官名誠極偃然而臣之本來所蒙無論大小都是分外既不敢有所揀擇而自占又不敢別異常格而自標不得不只據朝廷之所命者姑以自名而亦不敢具資如式斬以少見區區惶恐之私而已今則班聯漸進猥濫愈甚一例僭稱又恐不敢尤增慙懼罔知所處臣無任瞻天隕越席藁戰灼之至

辭

別諭召命及戶曹參議疏

壬戌十一月

伏以賤臣蒙被特恩今已四閱月矣匪分之寵決知其死不敢當則當連章瀝血以改正爲期而竊念身伏草野遠瀆宸嚴一不敢也猥疏之上輒蒙隆批二不敢也適會賤疾添苦日以漸綴不得不冒呈三狀日夜唯俟誅殛之加矣不意今者諭旨又降呻吟之中益不勝驚恐之至噫變異之作未有甚於近日豈獨我聖上側身於上抑亦一國臣民所共聳懼者也然憂災憂國之心兆庶同然而其所以消弭而匡濟之者有非人人之所敢預也每於遇災之日輒有招延之舉他人則臣未之知也如臣者假

令冒進有何絲毫之益乎適以資四方之嗤笑耳臣誠慙惶而縮竆不敢變其溝壑之計者實所以上畏朝廷下嚴公議亦不但區區私義之難泯而已夫臣之實狀前後罄竭而只被昔賢之自道者已作例語故朝廷槩視以一套而不復諒察螻蟻之情上徹無路今臣亦不敢費辭只請以真人死不敢往之義願伏重誅一以爲爲士者竊名冒寵進退無據者之戒一以爲爲臣者愛身自私罔念分義者之戒庶乎於世教國紀不爲無補也臣仍竊自悼才旣最下學無真得遭逢難遇之會而卒未有以起承 德音有所

報效况今天災時變 九重殷憂而徒懷仰屋之歎莫伸致身之義抱茲耿耿而自陷於辜 恩負國之地中宵撫躬慨然流涕實不知所以自逃其罪也臣方將仰顙而又蒙道臣傳諭 聖批又不賜矜許臣尤不勝惶惑夫朝廷之召賤臣豈係於職名之高下有無哉而虛令王爵又棄草莽劇部曠務跨涉秋冬揆之事體豈容如是綱紀不振泄沓成風職由於此等舉措臣罪至此萬殞何辭伏乞 聖明亟命削臣職秩收還 召旨而勘臣違 命之罪以肅邦憲千萬幸甚臣疾病淹沉喘息僅存末由輿載自致待

命於司寇尤增憂懼不知所出無任瞻天隕越席藁戰灼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至懇已諭如渴之志於前後別諭而誠意未孚莫回遐心不覺慙慙無以為懷地部佐貳才已允副俾安爾意宜遵此旨從速上來以匡不逮

偕來史官傳

諭後書啓

癸亥正月

傳曰噫目今國勢之艱虞生民之饑困已到十分地頭蹈虎尾涉春冰不足以喻其危也夙夜憂惕罔知攸措矧今大老造朝儒臣彙集莫不同心協力共濟時艱而爾亦以世祿休戚之臣豈獨無憂愛之忱而

固守若浼之志杳無幡然之期實非平日所望於爾者爾須體如渴之旨亟回長往之心從速偕來毋孤企望

無狀賤臣全盜虛名蒙被國恩前後不貲常自慙懼罔知所容唯其內抱私隱外乏才學終始籲訴畢露危衷雖忝與諸人同入窠臼而聖鑑孔昭俯燭無遺日夜所望唯祈聖慈或賜矜憐庶幾終遂其溝壑之分願而已不料收召之寵愈往愈加千萬意外又蒙史官下來傳諭聖旨驚駭震掉精爽隕越噫此何等異數何等盛禮而臣以草莽之賤蟻虱

之微鑽地不得偃然承當其爲猥濫有不暇言而罪戾之積至於此極到此地頭萬殞難贖惶恐感泣伏地戰灼而已目今中外艱虞上下憂遑當此之時爲臣子者苟有涓埃之可效而愛身自私不思致命之道則傷倫悖義罪實不容於誅矣今臣則庸踈薄劣實無所蘊持空殼而應實用決知其不堪越微分而赴 寵召決知其不敢不然則臣非木石亦安敢罔念分義都喪心性偃蹇於 君父之命而樂自陷於干紀之誅哉臣今進不敢承 寵命退不得守本分進退皆罪情勢窮極瀝血籲呼只歸文具跼蹐天地

措躬無所唯願亟伏違 命之誅以塞臣責而已臣疾病呻吟之中猝蒙此隆異之 恩震悸眩瞽若將溘然末由奮身自力偕隨史官待 命於司寇尤增死罪不知所出

傳曰纔悉至意於傳諭之批造朝之期日夕佇待矣今觀書啓不覺愕然失圖也噫是何等時耶國勢危如綴旒生民困於溝壑君臣上下夙夜憂懼如救焚如拯溺猶恐其不克矧爾以窮經世祿之士遭此罔極之秋雖無敷心腹以告之固宜幡然而起共濟王室之不暇而何意考槃之志愈切遐心之回愈邈致

令寡昧側席虛佇之意終不免誠信未孚之歸也只
自慙赧無以為諭亟體如渴之志從速上來毋孤企
望

申辭 召命疏 癸亥二月

伏以草莽賤臣穿窬欺天蒙被朝家收召之 恩者
今已二十季矣比歲以來 聖眷彌隆除日頻煩
諭旨隨續至於陞擢而極矣臣以世祿餘裔當此際
遇不思致身報國之義而終始陞伏有若上不知
天恩之可感下不知國法之可畏頑然與木石無異
者臣實庸懦與鄉人處猶不敢慢傲而今乃不免為

偃蹇之態於 君父之前人之見之者莫不為臣寒
心况臣之身自當之者乎此臣之所以居常跼蹐置
身無所者也唯其所抱私隱獨異於他而實無所蘊
可以應 命昧死陳情畢陳危忱前後呼籲瀝盡肝
血雖猥與諸人同辭 徵命而所陳本末情狀各殊
聖鑑孔昭豈不俯燭日夜之所祈望者唯幸 聖慈
或賜哀憐而放許之得以終遂其溝壑之願矣誠不
自意微誠未格 寵渥愈加近侍遠臨 天書特降
臣是何人蒙此 異數病伏之中猝然遇之駭惶戰
掉汗浹頂趾直欲循墻鑽地而不可得也至於 聖

旨所詔憂愛之訓若浼之責尤增惶怖隕越于下臣請更冒萬死復取前後所陳之本情而申籲焉冀幸聖慈之更賜矜察也嗚呼犬馬戀主葵藿傾陽臣雖昏塞豈獨無此性哉只以心事之危苦不忍自同於常人本實之空踈元非可適於實用唯此二端爲臣實情蓋若有才學則雖遭禍故尤當委身盡瘁求以無負於忠孝不遭禍故則雖無才學亦當隨分循例可幸得免於罪戾臣之不肖則徒以禍故之餘喘實無才學之可言進則無補於國家退猶自守其本心以此絕意世路自矢跽誓含冤茹痛沒齒爲期 恩

不得謝 命不敢趨一向惶蹙以至於今賤臣情勢只是如此故仰首控訴於 天地父母之下者終始一說而不得避煩瀆之誅也目今國勢之艱虞時事之危急雖微 聖教固兆庶之所共憂懼者臣雖竊伏眈眈每念 聖主獨憂於上未嘗不撫心流涕况乎比來 聖意警動哀痛之教至誠惻怛冥迷下賤莫不感泣爲臣子者苟可有絲毫報效之地則尚安忍愛身自私直如越視秦瘠而已顧臣之不才臣實自知雖切憂時之誠莫知救時之術空持無實之虛名難報罔極之 隆恩慙惶內集悼懼交切中宵血

泣慨然自悲臣之情勢窮極又至於此實不知所以
仰籲也今人之爲臣計者莫不以爲 寵命踰分縱
不敢當一詣闕下以伸臣子之分義則不可已也噫
息偃弊廬終始撕捱自陷於敦倫悖義之域臣雖迷
惑豈敢不知惟以糞土之賤苟冒 徵召之寵濫近
象魏之下或叨晝晉之 寵而只將蟣虱之微情仰
答 側席之殊禮還收殘骸歸仆溝壑則一番呈身
未足以報國而賺得一番 恩數而來四方嗤點不
獨歸於賤臣而已如此則所以求伸其分義者適以
貶辱於朝廷耳臣之彷徨悶迫而終不敢進者非不

欲也不敢也臣辭已殫矣情已竭矣在臣今日之義
唯當曳載自致待刑於司寇而經冬一疾尚在枕席
雖陋褻之狀不敢纓訴而氣息綿綴登道末由終不
得不席藁私次恭俟 後命伏乞 聖慈察臣庸陋
之實非臣飾辭憐臣哀苦之私是臣血忱特除臣名
於 收召之列俾得還其屏蟄之分而仍 命有司
勘臣違 命之律以肅憲綱公私幸甚

偕來史官傳

諭後書

啓

癸亥二月

傳曰頃於史官傳諭之批略摠勤懇之旨幡然之起
日夕企待矣誠禮未篤卒莫回長往之志不覺愕然

失圖繼以媿惡也噫側席思想之懷休戚與同之義備悉於前批今不必重複而第前後徵召輒以私情之崩迫爲難進之第一義此則大有所不然者嗚呼此何等時耶國勢阡危災異層出上下憂遑食息靡寧當斯時也雖以領府事之出處正大猶且幡然造朝盡瘁王室則爾亦以世祿之士豈獨無憂國愛君之忱而徒守一節退卧鄉村翫視國事一何其邁邁耶實非平日所望於爾者而重爲淡惜也更遣史官申詰至意亟體如渴之旨速改遐心從速偕來毋孤企望

賤臣昨承道臣傳諭 聖旨懃懇之 教愈加於前一向兢惶日夜罔措不意近侍又臨 恩諭荐降惶恐震駭伏地戰灼噫如此 隆恩異數非但在下者不可人人而當之在上者亦不可人人而加之一之己誤尚可再乎無所逃避輒復承當濫猥偃蹇死有餘罪至於螻蟻私情得蒙上徹 俯賜提牖諄諄如家人父子臣於此益不勝涕泣之至區區危苦之衷既已爲 聖慈之哀憐矣從今以往庶幾得遂其溝壑之本願矣而唯其萬無才分可以應 命之實則日月之明猶有未盡下燭者如令臣少有才學之可

言則世祿休戚之義國勢憂遑之狀豈待 聖教之
丁寧一至於此哉臣之所盜者虛名而上之所責者
實用此臣之日夜癡憂撫躬自悼者也臣之肝血既
已灑盡於前後到今何敢更費枝辭嗚呼君臣之義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今以 君父之尊致敬盡禮於
一介蟣虱微臣至於此極而臣以冥迷守株之私縷
縷籲訴亦至於此極至此地頭則辭謝寵榮之節小
而違傲 嚴命之罪大守分可矜之志微而負 恩
自私之迹著朝廷之所以處臣者應有糾劾勘照之
律而不當復假以招延之禮矣臣亦只當席藁俟誅

而不敢復以文字仰瀆矣至於近侍偕來之 教成
一近例此施於當進不進之士而速其進則當矣若
其真有情勢之難冒疾病之難强者而一切以此典
加之則怵迫馳驟使羣下何以自盡其義耶如臣者
本當伏違 命之誅而反承此不世之 恩進退皆
罪莫之轉身此誠非臣之所敢言者而窮而呼天疾
痛而呼父母蒼黃窘迫不覺僭橫而忘分臣罪至此
尤增萬殞即今賤疾淹沉長伴枕席而 威命震薄
精魂隕越亦恐臣死期之將至也唯乞亟伏刑章少
塞臣責而已

傳曰備悉勤懇之意於前後別諭而誠信未孚與辭益切造朝愈邈無乃不足與有為而然耶辭竭意窮誠不知所以為諭也矧今春日和暖講筵頻開此時啓沃之責淡有望於爾者亟遵前後之旨從速登途毋孤企望

再度書 啓

癸亥二月

臣於病伏呻吟之中伏蒙近侍相守敦勉情勢悶迫號訴無所誠不勝煎灼之至臣本空疎庸陋萬不逮人雖濫冒虛名猥充於 徵召之數而節次推排以至於此則誠非意慮之所及也前後 聖諭所以丁

寧而勤懇者皆執臣之虛名而強委重焉者也 聖明若下燭其無實如此則必不假之以 恩禮若是其太過也如古之樊英种放殷浩王安石之徒其得一時虛名為如何哉而至其僨敗之後則人之笑罵譏斥不獨歸於其人而已不然則臣以草莽之賤遇此盛際不思感激酬報以稱所蒙而顧樂生與鳥獸同羣死與草木同腐哉臣今迫於 威命強欲冒進則進無所為退失所守蹭蹬狼狽只貽羞辱於朝廷矣若自知如此固欲守分則 天書不收近侍臨門逃遁無路罔知置身之所矣進退路窮手足無措終

始請伏違 命之誅者非臣之故為辭說也實出於
萬分窮極悶迫之危忱也即今賤疾沉綿縮伏圭竇
漸昏憊劣日夜呻吟而奉 命之臣淹留多日聽聞
所及莫不駭異賤臣罪戾固合萬殞而事體輕褻莫
此為甚不得不仰首疾呼冀或徹聞於 天聽伏地
隕越不知所裁

偕來史官還歸時書

啓 癸亥二月

臣於席藁待 命之中伏蒙近侍更以所被 聖旨
傳諭威譴不加 恩綸愈溫臣之罪戾自知罔赦而
聖量如天涵容至此伏地感泣不知死所至於不足

與有為之 教尤不勝惶怖戰掉之至 聖資天縱
聰明首出禮士勤民至誠藹然昔贊所謂盛主盛時
正指今日雖踰垣閉門之士猶當延頸願立於朝臣
是何人敢有此心前後 下諭之旨皆非微臣之所
敢承者而加而又加一向過情臣誠惶恐不知所
仰籲也唯幸區區螻蟻之私既蒙 聖慈之哀憐矣
庶幾從今得以還遂賤分待盡溝壑而虛名上欺受
恩罔極量能度分報效無地只自瞻望 天闕感激
流涕而已

偕來史官傳

諭後書

啓 癸亥三月

傳曰前日史官之傳諭也用敷心腹備悉必來之意而誠信未孚卒莫回長往之計缺然慙覲之懷尚今未弛于中耳即當益篤誠禮期回遐心而第一向強迫心有所未安且念疾勢之添重姑此遲待矣目今國勢之岌業日甚一日乾文之示警愈往愈棘逮至今日虹貫之變而極矣夙宵憂違食息靡安寧欲無叱也噫自古遇災消弭之方誠非一道而其要只在於旁求俊彥委任勿疑也然則今日之急務捨此而亦無他道矣仍念爾以窮經世祿之臣本非潔身高蹈之士則憂時愛君之忱誠豈後於他人哉然而屢

被徵召尚靳幡然者固知其意之有在而顧此時勢決非徒守區區小節一向邁邁翹視國事之秋也更遣史官申誥至意須體如渴之旨亟回若浼之心從速偕來以補寡昧之不逮毋孤士林之企望

草莽賤臣一向違 命雖蒙 聖慈哀憐姑賜優容而呻吟之中寢驚夢愕日夜唯願一伏重誅以塞臣責而已不料近侍又復遠臨勤懇惻怛之 旨愈往愈加諄諄誨諭有踰家人父子自顧么麼蟻虱微臣何以坐盜 天寵一至於此哉嗚呼變異疊見國步斯頻 聖上之所以側身憂違者若是其危急世祿

之臣與國休戚縱使身伏蓬華而杞憂罄恤中夜耿耿安敢獨懷私便以爲姑息偷安之圖哉只以病陋庸劣萬不足稱招賢盛禮斷不敢當人雖不諒臣實自知唯有虞人死不敢往之義爲聖人所取者稍有所據庶可以上不欺 君下不欺心雖伏鈇鉞之誅而庶無怨悔於私分故也臣之終始籲訴無有他腸知臣者莫不以一向退伏爲非臣子之分義而乃臣迷惑之見則自知無用而冒應 隆命只以一進辭謝爲仰答 聖恩之計者尤非臣子之分義也微衷畢爨不敢虛飾 天日之明想已洞燭不敢更爲觀

縷重恩 天聽臣今仰慄 威命俯慙虛名首尾憂畏手足無措而所有賤疾日以沉沉風日已和尚未開蟄末由奮身自力出伏道周以承 聖意之萬一又令近侍之臣淹滯如前恩不可褻法不可玩情勢窮極罪死罔赦惶惑戰灼感激流涕不知所以仰達傳曰纔悉予意於別諭之批幡然改圖予日望之今觀狀啓不覺愕然失圖無以爲諭噫災沴荐臻邦本扞捏加以八路飢饉振古所無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以今日國勢觀之則雖高蹈之士猶尚彙進共濟之不暇况以休戚與同之臣累被徵召終靳幡然一

向愬視者此豈平日所望於爾者乎此時企待不啻
飢渴食飲而已須體前後之至意且念時事之岌業
亟回遐心從速偕來以副士林之望

再度書

啓

癸亥四月

無狀賤臣受 恩罔報負罪稽刑席藁憂懼忍死待
命伏蒙近侍又以 聖旨傳諭勤懇委重之教愈往
愈加臣誠惶惑悶塞不知所以仰籲也噫如使賤臣
有學可施有才可展臣身一出可以消弭天災匡濟
時艱而直逡巡退縮愬視國事 聖諭丁寧恬不動
念則是真爲我無君之類耳爲士者當辭而闢之爲

上者當誅而絕之俾不爲世道之害矣若謂量能度
分難於冒進真人溝壑之義猶爲聖賢所取云爾則
亦當憐其自知之明而許其守志不可過假以過重
之 恩禮使之無所容措也臣於前後籲章悉暴微
忱今朝廷之所以處臣者不出於此二端也一向強
迫牽拽出去驅策僬僥擔負千旬覆跌狼狽一握爲
笑則 徵禮之下所得止此豈不尤爲 聖朝之羞
辱耶臣今雖終日感泣終宵繞壁萬無承當 聖教
之路而即今賤疾日覺淹沉頭目暈痛如蒙烟霧肢
體斯荼恆委枕席加以 威命震薄精魂隕獲寢食

俱廢心性如矢雖欲捨命登程其勢末由而區區陋
褻之狀何敢覩縷方將更冒萬死瀝訴血忱而近侍
之臣留滯已久遠近瞻聆莫不駭異微臣罪戾與日
俱深日夜唯願亟伏刑章以塞虛名欺世之責而已
傳曰前後傳諭之批備悉如渴之意而誠禮未篤莫
回遐心辭竭意窮繼以慙慙無以爲諭噫爾之情事
予豈不知而一向強迫有若驅脅然者哉誠以目今
國勢之岌業已至十分地頭其在休戚與同之義終
不可固守一節翹視國事以孤寡昧虛佇之至意也
今雖連上異辭之章必無還寢召命之理宜遵前旨

亟回長往之心從速上來以副至望

乞收 召命疏

癸亥四月

伏以臣盜竊虛名欺誣 聖明前後叨 恩不知其
數輾轉層加至于今日而極矣臣內抱私隱終不容
自同於平人實無所蘊竟不敢承當於 隆命惶恐
媿懼悶感徊徨瀝血呼籲累年于茲而不覺身陷於
忘分犯義敦倫干紀之罪而不可解臣之情迹誠爲
窮且悲矣使臣一進而可以萬分一有益於朝廷則
臣何敢冥迷固滯一至於此哉臣之無用臣所自知
人雖不諒天實鑑臨不然則世祿休戚之義豈待

聖訓之若是其丁寧蠖蟻蠹之分豈待 恩禮之
若是其隆重遇此盛際展布所學忠孝並立死有餘
榮何苦不爲而顧乃抵死守株蠢蠢然與蟄蟲爲伍
而已哉前後籲訴終始一說告 君之辭靡敢虛飾
聖明必有以下燭臣之心事矣今之論臣者莫不以
爲息偃在家終始不動臣子分義不當如是此誠臣
之罪也此固臣之請伏重誅者也臣知其如此而甘
心受誅不敢變其迷惑之見者前疏所陳一番呈身
未足以報得 國恩而只以辭謝之末節仰答 側
席之殊禮者其爲分義之不敢誠恐反有甚於縮伏

之罪故也噫臣伏讀前後 聖諭懇惻委曲不啻如
家人父子耳提而面命者雖豚魚木石可以感動而
緣臣無狀莫之承膺孤負 天地父母罔極之恩此
爲臣子之大罪至恨而萬死不足以自贖者也臣今
席藁俟 命不當復以文字仰瀆而以罪爲寵無所
逃免近侍銜 命相守不去致駭瞻聆有傷事體以
臣么麼貽弊公私不得不忘其僭越冒死疾呼伏乞
聖慈特賜憐察收回異數寢罷 徵命亟詔有司勘
臣違 命之律以肅朝綱以遂微分千萬幸甚

二度書 啓

癸亥四月

臣之敢違 威命至於此極雖蒙 聖慈曲賜寬容
而有司執法應有常律冒死籲天席藁待 命邇來
十餘日間晝而忘食夜則繞壁憂惶蹙迫鬚髮盡白
矣伏蒙近侍又以 聖旨傳諭勤懇之教愈往愈加
竊竚自有徵召之禮以來負罪如臣而受 寵如臣
者求之今古未或有之臣誠何以自容於覆載之間
哉臣瀝盡肝血誠未上格今不敢更有所瀆冒而唯是
所有賤疾一向添猥精神昏霧肢體萎劣呻吟漸頓
若將溘然加以 嚴命不收日夜煎灼心性俱失視
聽迷錯雖欲不計他餘舍命前進時月之內就途末

由不得不更以疾痛之呼仰訴於 天地父母之下
臣罪至此萬殞罔赦唯乞亟伏刑章而已

傳曰噫爾以世祿休戚之臣本非潔身高蹈之士則
遭此國勢之岌業累被前後之徵召想必幡然而起
共濟時艱之不暇而連觀書啓膠守考槃之志杳無
造朝之期是豈平日所望於爾者而亦未必不由於
誠信未孚之致尤用愕然繼以慙慙無以爲諭與辭
雖切惟當益竭誠禮召致左右而後已亟遵前旨須
勿撓謙從速偕來以副如渴之望

四度書

啓

癸亥四月

臣昨承道臣傳諭 聖批方切兢惶近侍又以 聖旨傳諭勤懇之教一向如前臣誠戰灼罔知所措臣之蒙此 恩命今已累月而近侍之相守敦勉亦已將三旬矣臣之情勢窮極有不暇言而 聖朝之加意於一介無狀微臣至於此極寧不為四方後世之譏笑耶臣自量賤分終無承當 隆命之路而鑽地循墻既不可得則在臣今日之義亦安敢息偃鱉廬終始撕捱以久辱 聖朝之恩禮乎旬日之間狗馬賤疾若或有可動之勢則謹當自載前進待罪於郊外一伏違 命之誅以塞前後欺竊之責也惶隕迷

惑不知所達

江外待罪疏

癸亥五月

伏以糞土賤臣盜竊虛名前後所蒙 恩命一切僭踰節次層加以至近日而極矣 天書絡繹於窮谷近侍臨守於葦門此豈區區賤分之所可堪者臣瀝盡肝血抵死哀籲而自列其庸陋之實狀則朝廷例視以異辭不敢當 恩禮之過分則 聖上輒教以未孚閱月經時出場無期到此地頭誠無奈何茲敢自載殘骸來伏江外以請鈇鉞之誅焉仍竊伏念臣之危苦情私 聖慈既已下諒矣實無所蘊唯此屏

明齋遺稿卷五
螫一事耳少抱溝壑之志長無當世之念因循放棄
凡百空踈至於己分之學亦且不誠迄無實得以至
於老臣之本末不過如此而已臣每自悼遭遇盛際
而無以應 命孤負 國恩永爲忠孝罪人中夜思
之忽然忘生臣之前後乞免終始一說今不敢煩縷
以重恩 聖聽也臣伏讀 聖諭每以國勢艱虞世
祿休戚爲之丁寧而所以責誨於微臣者一則曰膠
守一節二則曰愬視國事臣誠隕越于下噫如使臣
有才可展有學可施一出而絲毫有益於國家則何
敢執迷不回一至於此哉臣若不自量己苟順 聖

旨以虛爲實以無爲有偃然自進於招延之列卒無
報效之可紀而只貽羞辱於 聖朝則賤臣之頑鈍
無恥縱不足誅而 聖朝費了許多 恩禮末梢所
得只是虛名非徒無益而又累之雖欲悔之得乎臣
雖迷昧決知其如此故自初至今唯願亟伏違 命
之罪而終不敢萌冒進之意者非敢虛飾也今臣之
來只爲前進而待罪非敢爲冒承 恩召也而給馬
寵命又出 特恩尤增惶怖益無所措疾痛窮迫情
私已竭伏乞 聖明亟 命有司勘臣罪名以肅憲
綱臣無任瞻望 天闕席藁戰灼之至

明齋遺稿卷五
答曰省疏具悉爾懇纔諭至意於近侍傳諭之批矣
復何多詰他餘說話自當面諭於筵席安意勿待罪
從速偕來以副至望

承旨傳

諭後書

啓

癸亥五月

傳曰一自史官回還之後幡然之期日夕佇企矣今
因政院陳達始知不我遐棄已到近畿喜幸之懷曷
勝云諭茲遣近侍諭予如渴之旨亟體此意從速偕
來出入筵席以補不逮

臣纔以一疏仰籲宸極方惶縮以俟命矣忽蒙
承宣臨傳聖諭伏地隕越震悚失措臣之此來非

敢爲冒承恩召也只以息偃在家一向撻捱臣子
之心萬分悶蹙故不得不前進而待罪耳朝廷不加
以罪而反假以隆恩異數則臣之終始違命唯
不敢承當故也非敢以跡近京輦而有所變改也噫
士非一品而國家之所以待之者亦非一道自程子
易傳以來已嘗爲數層說話使爲士者有所準則而
在上者亦因而輕重其施焉其不可一例加以以不
稱之恩數使之上累舉措下失分義也明矣今臣
既無才學可以出而事君而外迫威命內喪本
心半上落下進退無據重爲四方之觀笑只此一事

亦貽羞辱於 聖朝矣臣謹當更以一疏申暴微忱而臣之賤分唯止於此更無一步之可展唯願亟伏刑章而已

傳曰噫爾以山林養德之士遭此多難之秋又遯荒野一向邁邁寡昧之缺然士林之失望固已久矣頃因別諭之勤懇且念時勢之岌業惕然改圖幡然上來不惟予心之喜幸而已今日國事其亦有庶幾之望也今觀書啓與辭愈切繼而有還歸之志此無非誠信未孚於平日之致只自媿報寧欲無言而獨不念休戚共濟之義乎此時佇待不啻若大旱之望雲

霓亟體如渴之旨須勿撓謙從速入來以副至望

再疏 癸亥五月

伏以草莽賤臣妄近京輦一日之內伏蒙承宣史官續傳 聖旨虛佇之誠藹然於辭表驚惶感泣精爽飛越不知 聖上何取於竊名欺天孤 恩負國之一介微臣而過加 眷寵至於此極哉戰悸靡定終宵繞壁今臣非敢承 召而來也乃待罪之行也 聖朝寬大不加以罪則是以臣雖犯違 命之誅而區區不怠溝壑之志猶在可矜也若然則在臣之義唯當收束殘骸遄歸蓬革涵濡 聖澤畢義田間而

已彷徨歧路更無所希况復加以愈難堪當之恩禮踰涯過分曠世罕聞一日叨冒更添一日之罪戾者乎至於近侍偕來之例臣於前日之章略發其端而惶恐不敢畢辭今請冒死而更籲焉夫上有徵召之禮而下有進退之義義苟可進則何待於守而不捨而後進哉如賤臣者固不足言矣若於一切難進之士更不恤其義之可否而惟以縻致爲急則在上有束縛馳驟之嫌在下有怵迫失措之憂而不可謂之有禮有義也初謂廷臣爲國家惜此事體或有一陳於天聽者而尚未有聞臣所未敢曉也士有

二道惟出與處二者之間無他路徑臣之迷惑之見以爲既不敢進則唯有退耳且臣之情勢不可復留而近侍之臣銜命相守微臣萬殞有不暇言而其於國體安有此理臣以病螫微物猥隨諸人之後既不能應命又不得守分紛紜至此死有餘責伏乞聖慈天地父母俯察匹夫之志收還異數永許放棄以遂賤分公私幸甚

答曰省覽疏辭不覺驚愕無以爲諭噫君臣之間貴相知心而惟予誠禮未篤不足以挽回遐心遂使招致之儒臣畱疏徑歸豈但予心之缺然慙慙而已哉

實國家士林之不幸也矧今時勢抗捏災異孔慘終不可棄予長往翹視國事也決矣須體勤懇之旨從速上來毋孤企望

承旨傳 諭後書 啓 癸亥五月

臣以罪為寵人微禮重不敢淹留不得不為歸俟後命之計矣又蒙近侍追來復以 聖旨傳諭駭惶戰掉罔知容措伏讀 訓諭之辭愈益隆重有非蟻虱微臣所敢承聞者臣之終始違 命以至於此境者只以不敢當故耳今此 恩禮夔絕如此則其為不敢當又復如何臣於朝日之疏受顛微忱矣不敢

遲徊久勤 聖慮伏地震越不知所對

史官傳 批後書 啓 癸亥五月

臣之畱疏僭妄極矣而伏蒙近侍追傳 聖批辭溫意切 聖眷愈至臣益不勝驚惶感泣之至臣之初計竊欲待 命江外必蒙 聖慈矜許而後歸矣不意承宣臨守異數赫然駭恐失措顛倒退歸非敢謂聖上誠禮未篤而欲進而還退也臣之終始違 命只是不敢當如此誠禮耳誠禮益篤而臣之不敢進益甚矣如臣之進退何足為士林之輕重哉 聖上則恨其誠禮未篤不足以挽回臣心而臣亦恨微臣

告 君無誠不得以仰蒙矜憐也至於終不可棄予
長往之 教臣不覺感激而流涕也臣不敢忘我
聖上也只以臣之不足以報我 聖主故也 聖教
及此死有餘罪臣當更以文字申暴微忱而疏 批
之傳輒煩近侍尤增恐懼不敢冒瀆隕越悶塞伏地
戰灼不知所以仰達

承旨傳

諭後書

啓

癸亥五月

傳曰已諭如渴之意於前後之批而誠有所未孚禮
有所未盡歸志甚忙造朝漠然辭竭意窮不知所以
為諭也宜遵前旨亟回遐心從速上來以副士林之

望

草莽賤臣微甚蠅蟻而 聖朝恩禮夔越今古豈但
微分之惶恐罔措而已抑亦彼其不稱之刺大貽羞
辱於國家也臣之本意非敢謂 恩召可承也盛禮
可當也只以息偃在家一向撕捱為萬分悶蹙故前
來江外待罪陳乞自謂庶幾少伸區區不安之私而
且斷朝廷之俯悉微忱不至復有怵迫之憂矣不料
諭旨續下近侍遠追駭驚瞻聆損傷國體至於此極
也臣今不敢更有他說臣本以衰瘁分作蟄蟲迫不
得已強載上來筋力殆盡性命危綴而 威命荐疊

精魂震悸寢食俱忘五情糜潰誠恐死於道路以為後世之笑也若蒙 聖上特賜矜憐姑輟偕還之旨姑勿強迫姑許優假俾臣得以歸家調息若以天地父母之恩慈得免於顛委溝壑則安敢不更為上來以聽死生之命也情勢窮蹙猥越及此臣之罪戾尤當萬死席藁旅次忍死待罪

承旨傳

諭後書

啓

癸亥五月

傳曰今觀狀啓將欲歸家調息更為上來云寡昧之缺然更加一層而又有所不然者當此儒賢彙進夾輔王室之日同是世祿休戚之士獨不念國勢之阡危虛佇之至意既進旋退有若高蹈翹視者然茲予之所未解而重為爾深惜此舉也異辭雖切唯當益竭誠禮期回遐心而後已須勿撓謙幡然改圖毋孤企望以濟時艱

臣昨承史官傳諭

聖批又蒙承宣傳諭

聖旨臣

雖不敢承

命還進而聞

命不停有若狂走本非

臣前來待罪之意故又席藁旅次待

命兩日冀蒙

聖慈之卒賜矜許矣即者近侍又以

聖旨傳諭十

行諄諄愈往愈切既以既進還退為臣深惜而以益

竭誠禮申致

聖意臣感激惶恐愈益罔措臣之江

外待罪只是賤分止此更無可展之路非敢既進而還退也至於 聖朝誠禮則何以加於此哉夫朝家自有法度高卑異等輕重殊品不可紊也以臣么麼蟻虱之微至於史官承宣前後相屬此則非所謂誠禮也直恐僭施之譏流於後世臣雖無狀死不敢承也臣請罪未獲但日紆 寵命顛號千萬上格無階今臣更不敢以情勢仰瀆只是朝廷之所以招臣者爲其有士之名也既不能進又不能退則士而如此無謂甚矣淡恐遷延引日死於道路以爲 聖朝之羞臣寧過歸溝壑恭俟 後命得還賤分而死他不

敢自恤也孤負 聖諭迷失心性伏地惶惑不知所
喻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五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六

疏狀書啓

辭吏曹參議疏

癸亥六月

伏以賤臣一番妄動添負罪戾而歸自分爲名教罪人不敢復齒於倫類矣千萬意外新命又降祇奉教旨驚震隕越累日而不能自定也噫君臣之義天地難逃螻蟻微物亦有天性臣獨冥然若無知覺頃日之事悖乖極矣蓋臣區區初意只爲近京待罪之計而異數惶駭顛倒退歸至於近侍遠追則榮寵非常而不克變改冒死徑還其時聖眷曩越今古

至誠藹然可感木石而臣之徑情妄行有若迷狂人之見者莫不寒心 聖慈優容縱不欲加以刑誅而孤 恩負國理宜屏斥曾未兩月有此 寵命求諸往昔寶所罕覩一介微賤無狀如此而 聖恩之罔極何至於斯耶感激流涕終日與夜顧臣心迹既已畢徹於 天鑑臣之忝叨 除召今二十年矣前後別諭不知其幾以至昨行瞻望咫尺而 君父側席於上朋友推輓於下臣猶終不敢越分而冒進則天地父母豈不下諒此血忱耶臣既以虛名誤 聖朝之恩禮又以虛行誤 聖上之企佇前後罪孽萬

死難贖而尚復循例填擬玷污清班無補國事祇益紛紜其為僭踰愈往愈甚跼天踏地臣何以措其躬哉伏乞 聖慈終賜矜憐亟 命有司刊臣仕籍俾得遂其溝壑之賤分實覆載生成之 至恩也臣賤疾益苦長伴枕席漸昏衰劣與死為隣而泯默呈病微衷難彙不得不更冒萬死遠籲 宸極草莽猥瀆無非罪也臣無任惶恐感泣戰灼祈懇之至

辭漢城府右尹疏 癸亥七月

伏以臣於病伏俟 命之中忽承 特恩祇奉 教旨若隕淵谷茫然不知所以致此也臣本庸陋不肖

百無所能自少至老唯有屏螫一事耳因緣盜竊蒙
被 恩渥無所不至至於向來近侍之臨辱而極矣
一進江外願伏重誅而惶駭 異數顛倒退歸至今
屢月尚有餘悸猶幸賤臣心跡一番爨露 聖慈包
容雖不欲以招延之餘恩遽加以譴殛而其不足復
堪齒錄之狀則固已 下燭無餘庶幾從此得遂溝
壑之賤分不至復有怵迫之憂以此昨者天官之
命雖極惶恐而區區私心謂當終蒙 聖明之矜許
矣豈料 聖眷愈往罔極乃於夢寐之外反有此進
擢之 寵耶心魂震驚寢食忘廢聞 命數日不能

自定不得不更以疾痛之呼仰籲於 天地父母之
下噫臣是何人 恩不敢一謝 命不敢一趨而年
除歲遷越序超資不出圭竇名躋宰列自有徵召之
舉以來曾所未有也前後陳訴不啻煩瀆而瀝盡肝
血都歸文具榮寵日隆報效無路僭踰微分辜負
大恩豈但明有人非亦必幽有鬼責循墻不得鑽地
末由臣之情勢可謂窮矣至以朝廷事體言之名器
非例加之物 恩禮無混施之理臣雖猥與諸人同
時被 召而及至末梢情實各異彼之陳力就列得
蒙簡拔理固然矣臣則依舊草莽賤蹤耳隨而同陞

果何名也官爵太濫有識竊笑亦恐非細事也伏乞
聖明察臣虛名終難責以實用憐臣哀顛實非出於
虛飾將臣分外職秩亟命改正上以重明廷之舉
措下以遂螻蟻之分願公私幸甚臣方具疏將上而
又蒙道臣傳諭聖旨今茲新命特以意非偶然
為教益不勝隕越之至夫以命德之典一朝加之
於匹夫聖意則固非偶然而奈臣之非其人何哉
臣疾病淹沉神思耗脫戰灼危迫辭不達意無任銜
恩畏義瞻望懇祈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今茲超擢簡自予心允協公議

何用撓謙若是乎况今新涼乍動講席頻開此時啓
沃微卿莫可宜體思想之意安心勿辭幡然登途母
孤如渴之望

辭大司憲疏 甲子正月

伏以皇天不弔 大行慈聖遽捐長樂之養俾我
聖孝宅憂於大疾之餘一國臣民憂遑煎迫之忱不
但哀隕之罔極而已臣以溝壑賤分疾病危喘未獲
自齒於人事席藁窮谷拱辰泣禱日夜屏營唯俟
誅殛不意今者 寵命又降祗承 聖旨驚惶靡定
况此風憲重地決非如臣下品所可備擬益切慙懼

無所容措臣於昨歲京兆之蒙 恩遞也竇承 聖
批申諭以上來之意臣雖不敢更煩辭謝而違慢之
罪長在身上至於 玉候違豫之時中外大小莫不
奔違而臣獨退伏螻蟻微誠無地自見分義之責尤
難追免呻吟之中寸心耿耿而 恩眷愈加 收召
不置臣誠感泣不知死所臣之區區心迹 聖明之
所已俯燭今當 哀夜靜攝之日安敢覩縷煩猥以
瀆 天聽哉唯是所忝職名不容一日曠闕不得不
輒冒萬死遠籲 宸極而臣之負犯日添月積國有
憲綱不容原貸茲敢自劾以請死生蓋臣之分外官

秩叨陞至此人皆謂常時雖不敢當及有 國家大
慶大戚不宜獨後而臣之迷惑猶守私分前後廢闕
如上所列任情蔑法臣罪一也小官庶僚尚不可僥
倖冒占臣以至庸極陋輾轉忝竊無所不至臣猶自
怪人謂斯何徒使國體不尊名器猥輕貽譏朝廷臣
罪二也自初至今虛受 寵渥以榮于身以譁于世
而無所報效一向閉縮有臣如此將焉用之孤負
大恩臣罪三也臣本非才屏螻爲分而只以虛名厚
欺當世自取罪戾至於此極以法以義死有餘辜
天鑑下臨物無遁情請伏重誅非臣飾辭伏乞 聖

明亟遞臣職將臣僭資並行改正而 特命有司勘
臣罪名以懲矯誣以肅憲綱公私幸甚賤疾危苦方
在枕席末由自載待 命於司敗尤增惶恐不知所
出臣無任席藁戰灼望 闕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獲罪神明遭此攀擗之痛叫叩
莫逮日夜痛泣而已當此時事多艱災異荐臻之日
風憲重任微卿其誰而今觀疏辭引罪太過無意上
來此豈世祿同休戚之義而亦非平日所望於卿者
也宜體至意安心勿辭從速就途毋孤企望

辭大司憲兼自劾疏

庚午九月

伏以臣屏螻蟻賤分庸陋微品猥以虛名誤被 隆恩
首尾二十餘年至於癸亥而極焉甲子以後自朝廷
言之則爲退斥而得脫匪分還守私義其在微臣實
得其所庶幾感戴 洪造安意待盡矣不意昨年之
春持有收錄之 教至於今日 除命復降臣驚駭
震掉有倍前日實若墮隕淵谷而罔知所出也然臣
本分只依舊樣自初至終陳情乞免者非他也一則
私情危苦自矢沒齒於溝壑二則虛名無實不可冒
充於徵召唯此二端而已前後控籲畢暴蟻忱竊想
聖慈亦已矜燭於斯矣臣之本情不過如此而所遭

明齋遺稿卷六
近事又有一節雖極僭越不得不畢辭於 天地父母之前也臣之顛蒙自幼少時誦習李珣成渾之書以爲聖賢相傳之學在此爲沒身鑽仰之地矣今乃被人誣毀見斥於文廟殿食之刻是淵源絕矣本根拔矣臣之蹤跡寧可復容於當世耶古人有以師道被誣而引退者臣不敢妄引以爲說而其情勢之危感則有甚焉伏乞 聖慈特賜矜察憐臣屏伏之本情旣如彼諒臣近日之蹤迹又如此亟 命鑄臣職秩俾還賤分千萬幸甚仍竊伏念臣之甲子以後事實負二罪焉終不敢以苟免爲幸又不得不自劾以

聞蓋臣於宋時烈自少以師事之而不幸情義不得係終卒乃以書札間事橫生鬧端以致數年之紛紜臣之妄言速戾辱及其親者有不暇言而 聖明每以朝論之攜貳潰裂爲憂歎其見於前後 批辭者不啻淡切臣竊伏竊谷每聞姓名登掛邸報輒不勝惶隕悸恐措身無地畢竟於兩臣黜享之 批亦及此事若以歸罪於兩臣嗚呼兩臣何預焉然若無微臣之妄言安有數年之紛紜若無數年之紛紜安有聖批之如此是則數季之間使朝著不靖而士趨乖離終至上玷於 聖教而追累於前賢靜思厥咎職

臣之由此其臣罪一也尹鑄亦先臣之所嘗善也自其禮訟之初先臣已斥其失身告戒不從終至相絕至其末梢無狀則尤無足更論者而向來一番疏章每以賤臣爲扶護鑄其所抑勒而爲說者無所不有而乃者筵臣之伸鑄也遂舉臣以證之雖前以爲罪後以爲援而其非臣之情實則一也先臣旣已斥絕其人則謂之扶護者謬也臣又未嘗言其冤死則謂之稱冤者妄也臣前則杜門屏息以俟罪後又不敢越分陳章以自明迄不能一暴其本心因仍泯默未免爲保任匪人之歸此其臣罪二也噫臣受恩 兩

朝涓埃無報而徒令黨論之中又生黨論以貽患於國家此臣所以內墜先臣之教誨外負公議之非責獲戾於當時貽笑於後世滅身而不足以自贖者也伏乞 聖明命付有司勘臣兩罪以爲人臣身伏草莽害及世道者之戒千萬幸甚臣犬馬之齒已踰六十衰病相纏鬼事不遠而一自聞朴泰輔死後心神驚隕生意都盡蓋泰輔卽臣之甥也當初慘怛之餘區區葵藿之忱不勝於邑以爲不料 聖明之世乃見如此之事閱月踰時寢食俱損居常忽忽有若喪性而顧臣草莽賤蟄不敢越分曾無一言以少效愚

明齋遺稿 卷六
忠則臣節虧而人理絕矣今於乞免之章輒敢以私
事仰懇 天聽雖其有罪自列出於不得已者而其
先私後公不忠無義自知難逭於法義之誅臣罪至
此又合萬死臣亟當以身待 命於司敗而賤疾沉
嬰末由出戶席藁私次恭俟鈇鉞臣無任銜 恩畏
義惶隕戰灼之至

辭吏曹參特疏

甲戌五月

伏以臣昨於夢寐之外蒙此 新命惶惑戰掉莫知
其由適又賤疾添劇暈仆不省不得不冒呈病狀恭
俟罪罷矣即者伏承道臣傳諭 聖旨非唯不加譴

責至以意非偶然安意勿辭從速上來以副予望爲
教溝壑微分申受 寵命惶恐感激不勝隕越臣之
屏螫本情庸陋實狀前後披訴罄竭無餘竊想 天
日旣已下燭犬馬之齒又迫七十人事殆絕百慮俱
灰已無當世之望久矣况復十餘年來罪累在身蓋
以識見昏昧處義無狀身伏草莽害及世道自作之
孽死不可贖臣誠猥越不敢覩縷而 聖鑑之下無
所逃罪以此聞 命縮伏不敢輒以文字蘄免者意
謂不待自列當有駁正不料因仍匪據至踰兩旬而
舉劾未聞 垂諭加勤臣誠仰慙 隆眷俯惕公議

明齋遺稿卷六
不知措躬之所也銓衡重地不宜久曠而臣之情實
既如彼蹤迹又如此加以衰病罷劣漸盡不遠一日
虛帶罪積逋慢又不得不冒死陳章遠籲宸極伏
乞聖慈特賜矜察亟命刊臣仕籍並勘臣罪以嚴
公法以幸私分臣無任銜恩畏義戰慄屏營之至

再疏

甲戌閏五月

伏以草莽賤臣虛帶職名冒死呈病冀蒙褫罷矣伏
承道臣傳諭聖旨其所以眷顧而訓諭之者有加
於前驚惶感激益不勝隕越之至伏念臣之蕪免
誤恩首尾三十年矣本情無他只是私心危苦自分

沒齒於溝壑虛名無實不可冒充於徵召唯此二
端而已區區猥褻之私臣不敢每以溷籲而其非苟
爲備禮飾讓之具則天鑑孔昭竊想亦已洞燭矣
至於自作之孽重爲當世之累昨者聖教雖出於
滌瑕之盛德而臣無自贖之實可解於公議加以
季頽病痼心氣凋喪耳目昏聩精神茫昧長時憊頓
作一蟄蟲已不堪責以生人之事矣天日之下不
敢虛妄今臣所叨一則命德之重器也一則銓衡之
要地也豈宜委棄糞土漫過時月而一任因循不爲
之所耶優容之聖眷逾至而逋慢之臣罪益深日

夜戰灼臣實不知置身之地也伏乞 聖慈特賜照臨憐臣之危衷難昧而朽質已敝察臣之有罪當棄而無實可取亟 命削臣仕籍還其賤分俾得以涵濡 聖化待盡餘日不勝幸甚臣以螻蟻之微瀆陳猥疏極知不敢而 恩命未收罪戾日積憂窘罔措不得不冒萬死呼籲於 天地父母之前臣無任銜 恩畏義戰慄祈懇之至

五狀

六月

云云昨又伏承巡使傳諭 聖旨又未許遞申以從速登途之 命益不勝惶恐悶迫之至區區情勢不

敢每恩 天聽恩命不收賤疾彌加不得不冒萬死有此控訴蓋以犬馬殘喘遇暑以來日以漸綴飲食全厭泄痢頻作肢體委憊長伏枕席兩目如昏精神昏短縷息雖存實無生人之事雖欲不計他餘冒昧前進以身待 命於司敗以此氣力萬無自振之望虛被職名已跨四朔一向偃伏違拒 朝命揆以邦憲萬殞難贖垂死之中憂慄罔涯每蒙 回諭輒增悻恐其為戰灼何可形喻文字乞免亦涉踰越唯願早伏通慢之誅庶以少塞欺負之責瞻望 天關日夜祈望唯此而已伏乞將此螻蟻微悃叟報巡營

明齋遺稿卷六
以爲詮次上聞速蒙 處分之地

傳曰予之企待之意至矣而卿之控免愈往愈懇無乃以曩時事有所不安耶此則予旣淡自悔悟牽復如舊禮待如初必欲召致與共國事者豈出至誠則其在卿世祿休戚之義其可一向邁邁乎予不多詰母用固辭從速上來以補不逮

三疏 甲戌七月

伏以臣蒙被 誤恩未克趨 命陳章至再又懼猥越不得不連呈病狀冀以轉徹日夜憂灼祇俟罪罷矣卽又伏承道臣傳諭 聖旨非唯不許其辭乃反

加 賜溫諭所以開示 聖意而導牖迷衷者不啻丁寧臣誠惶恐感激不勝隕越于下臣之辭謝 恩命今三十年矣初非如抱道之士進退以義之流也只是哀苦之私情自矢沒齒於溝壑無實之虛名決難冒充於 徵召唯此二端爲臣實狀曾在 先朝一陳臣情而至於庚申被 召之日亦嘗披瀝無餘告我 君父之言非敢有一毫虛飾也庚申以後數季之間荐蒙分外 恩寵以至癸亥而極終於冒進近畿請罪不得而退追思僭踰至今悸恐臣之情實終始如此所守一說不敢避煩 聖明亦豈不下燭

於斯耶至於曩日之事實臣自作之孽見理昏昧處
義謬戾貽羞於先臣貽累於 聖朝忠孝俱喪死有
餘責朝廷所以罪臣者即公議當然耳其後己巳之
春 特有收錄之 教庚午之秋復膺 除命臣又
冒死陳情仍以自劾臣罪而辭不達意又被 恩譴
此臣前後所蒙皆臣罪戾乃於首夏改紀之日首蒙
聖眷特降敘命因而有此 除召滌瑕棄垢之意又
已見於 恩批臣誠感泣鴻私則有之寧有憂懷不
安之意哉昨伏聞侍從之臣有提舉賤臣之名請
賜開釋之教者云實非知臣之本心者也 恩命之

下 聖意已洞然矣有何開釋之事而臣雖至迷亦
豈待 聖教開釋而後知之耶 聖教之勤至此臣
實不知所以仰對也臣之本情如右所控故向來罪
斥之日自朝議言之則爲罪斥而其在微臣實得分
願庶幾涵濡 聖化得以安意待盡矣不料今日復
有此分外僥冒慙惶怵迫又不知置身之所也臣犬
馬之齒已近七十兩目如盲心神昏耗人事殆絕百
志俱灰在臣強仕之年猶不能一應 明命矧茲垂
死之境已無生人之理者哉今臣之虛帶職名已至
五朔公私事理豈容如是若無 賜罷之旨應有執

法之問與共國事之 諭非臣之所敢聞一向邁邁
之 教非臣之所敢出區區賤疾亦不敢每以縷訴
唯席蒙私次以俟誅殛而已伏乞 聖明特賜鑑臨
諒臣哀苦之衷抵死難泯察臣空疎之質到老愈荒
而違拒 朝命之罪又不可以每貫壺 命收回
恩旨繼議常刑以肅朝綱以安微分千萬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至懇前後之批已悉虛佇之誠悔悟
之意矣只緣情志不孚固守東岡之心未有造朝之
期愕然且慙無以爲諭噫卿本世祿之臣非比高蹈
之士則遭茲多難之秋益思所以彈冠赴朝展布所

蘊之道乎况君臣之間一未曾識面而頃膺弓旌之
招來到近畿之地才畱一疏旋尋歸路悵缺之懷何
時可已卿若體此至意賁然來思則不唯士林之幸
實國家之幸也卿其安意勿辭幡然登途毋孤企望

史官傳

批後書

啓

甲戌七月

草莽賤臣罪積違慢日夜憂灼唯俟重誅不意近侍
遠臨傳諭 聖批十行絲綸 天意懇至臣奉讀以
還不勝惶感震恐之至臣本世祿之臣非比高蹈之
士誠如 聖諭苟非情勢之萬分窮迫安敢一向縮
伏不知 天恩之可謝罔念國法之可畏有同木石

之頑然哉惟臣內抱私隱不忍自同於恆人外盜虛名決難可適於實用進則無補於公朝退猶自守其私分三十年來終始自畫只此一說而已 聖慈亦已洞燭而矜憐之矣若其曩者前後獲罪則只是中間妄作之一節耳況既蒙 聖慈滌瑕之盛德則寧有以此自阻於 君父之理哉而 聖明每以悔悟爲 教臣誠惶恐不知所喻至於遭茲多難之秋展布所蘊之 教又不勝隕越于下噫殷憂啓聖多難興邦古人之格言也自 聖明臨御以來內自宮闈外至朝著事變之多前世所罕有也乃今 壺儀重

正率土歡慶而 聖心惕厲求治方切其所以爲懲前愆後改舊圖新轉危爲安祈天永命之道者至誠藹然萬民顙若如使賤臣果有所蘊則致身盡節即臣子職分內事豈待 聖教之若是丁寧耶惟其實無所蘊故無以應 命此臣所以從前每於 召命之下輒增慙懼而撫躬自悼者也至於君臣之間未曾識面之 教聖眷至此不覺感泣葵藿之性尚能傾陽犬馬之賤猶知戀主臣雖至迷亦有人心亦豈無一望 天顏之至願哉只以一番呈身未足以報得 隆恩而徒以螻蟻之微情仰答旌招之盛禮者

義之萬萬所不敢出也今臣之虛帶職名已至五朔矣天官佐貳實非閑漫差除豈容一任曠廢而不為之所哉若未蒙 聖慈哀憐特許遞罷則國有憲章理難違免只得席藁私次恭俟常刑而已且此史官傳 批一事所以施於大臣者實非人人之所當得也臣之僥冒曾於癸亥之春蒙此 異數終至於逃遁不得前進請罪而 寵命加隆萬不敢當又不得不顛倒退歸驚駭道路損傷國體至今追思尚有餘悸不料垂死之境又復猥蒙息偃圭竇坐致 王人臣之僭濫罪不容誅則有不暇言而 聖朝恩禮不

少裁酌混施而輕褻如此將何以示四方而垂後世哉臣於病伏漸綴之中遇此隆異之 恩心神震越若將隕絕謹當稍俟少定追上待罪之章而近侍儼臨 天威咫尺又不敢不畢顛危衷疾痛之呼語無倫次尤無任惶恐戰慄之至

四疏 甲戌八月

待罪臣尹拯云云伏以臣昨蒙分外 異數近侍遠臨 天眷至隆非臣蟻虱所敢承當俯慙仰慄罔知措躬 天威咫尺不敢有隱私情實狀畢以仰暴疾痛之呼無所不至其在微分又極猥越惶悸在心寢

食俱忘至今屢日而尚不能自定也臣既虛帶職名
已涉六朔添被殊恩一向縮伏違慢之罪萬殞難
贖亟當自載殘骸待命司寇而垂死衰喘長在斷
綴之中呻吟伏蟄末由出竇不得不席藁私次恭俟
鈇鉞臣罪至此又當萬死臣情勢窮極控籲殫竭不
敢更煩枝辭以溷天聽唯願早伏常刑以塞臣責
而已伏乞聖慈天地父母特賜鑑諒亟命削臣
匪分之職勘臣違命之律以嚴國法以幸微分千
萬幸甚臣又有螻蟻之忱敢復冒死仰陳臣於前後
頒降書冊及賜送之物輒蒙恩澤於諸臣之列

昨又有孟子等書之賜身伏草莽混霑天賚榮
感雖極惶懼實深瞻望天門納還無路冒昧祇受
有同常例其爲僭踰胡可勝言敢乞聖慈念古昔
嘽笑之愛其於此等恩數亦加裁處俾上無僭施
之典則在下私義亦或幸免於倖受之罪矣冒瀆及
此尤增死罪臣無任惶恐待罪戰灼隕越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至懇已悉虛佇之意於日昨傳宣之
批復何多詰朝家之待儒臣之道不必以職事維繫
若解本職則稍倣宋朝故事未可以布衣進見耶言
出心腹卿宜淡諒亟回遐心是予所望也至於待罪

之稱實涉太過錫賚之典本非偶然卿其安意勿辭亦勿待罪從速登途毋孤企望

史官傳 批後書 啓 甲戌八月

臣於席藁俟 命之中又伏蒙近侍復臨傳諭 聖批辭旨愈溫諄諄如家人父子之間臣以草莽之賤蠅蟻之微何以得此於 君父益不勝惶恐感泣之至蓋自古士之自處實非一般而國家之所以隨其大小高下而處之者亦非一般其召致朝端與共天職者固所以待士而不枉其志許其守分者亦所以待士也自易蠱上九傳以下至於先正臣李珣所進

聖學輯要中用賢一款皆可見矣臣之微分雖不敢當儒臣之名而若其不必以職事維繫之 教則實是帝王待士之盛節也臣誠感服 聖訓欽仰 聖德不但以微臣之得脫匪分得免大罪為私幸而已唯是布衣進見之 教又有萬不敢當者臣以世祿餘裔本非山林之遺逸庸陋微物又無古人之行能有何所挾而直當此超越常格曠世稀闊之盛事耶昔者先臣得蒙 孝宗大王特達之知嘗有士服引見之 命先臣辭謝不敢進而終被 聖度之優容矣不料不肖微臣又蒙此 寵命於 聖朝也人輕

而禮重實微而聲大臣誠兢惶跼蹐莫知置身之地也今臣之職名既蒙 聖慈之許遞臣將不敢更煩疏狀以瀆 天聽而至於不敢當之 命伏乞並收還毋令緣臣之不似而並貽譏於 聖朝也 聖教又以言出心腹為諭益切感泣 聖慈之推赤心置人腹中一至於此而臣之情勢窮迫實如前後所籲不敢有一毫虛飾微誠所積庶或孚徹於 昭鑑儻蒙 聖慈終始哀憐而特放捨之俾得以涵濡聖化安意待盡則實 天地生成之大德而微臣之分願畢矣臣於淹沉瞶悶之中感激 鴻私言辭煩

縷又不覺猥越每一 命下輒增罪戾尤無任惶隕戰慄之至

史官傳

諭後書

啓

乙亥四月

傳曰前夏三度別諭備悉勤懇之意矣謂卿諒予至意趁春和賁然來思而只緣情志不孚固守東岡之志尚無造朝之期缺然慙慙無以為諭矧今天不慙遣儒相新喪此時待卿不啻大旱雲霓也至於贊善之任輔導春宮職責尤重而冠禮日期亦且不遠其不可一向邁邁也決矣卿其須體思想之意亟回遐心從速上來出入筵席及冑筵以副至望

臣於去歲十月特蒙 聖恩許遞職名螻蟻微忱既
徹 天鑑庶幾從此獲安賤分涵濡 聖化安意待
盡矣不料今者又有 新命天書下降近侍復臨驚
惶之極鑽地不得况此十行 溫綸丁寧懇惻既以
思想之意曲垂 聖眷又以職責之重嚴加 訓諭
而特舉 春宮冠禮之期申以鄭重之 教草莽之
中 寵命至此惶恐感泣罔知攸措至於悼念相臣
之新喪益示招延之至意引諭獎勉無非微臣之萬
不敢承者尤增掉慄若隕淵谷臣之本分實狀前後
控籲殫竭無餘不敢虛飾以欺 天日前冬以來衰

疾彌淡精識茫昧耳目昏聩淹沉漸綴殘喘慄慄溘
盡無日轉動末由每被 恩命祇益違慢之罪席藁
私次恭俟鈇鉞之誅而已心神震越語無倫次謹當
以一疏申暴厄衷無任憂懼戰灼之至

辭贊善疏 乙亥四月

伏以臣昨伏聞有 新命方切驚瞿而 召旨纔下
別諭荐降隆恩異數又出分外惶恐戰掉罔知攸措
近侍之返也心悸未定螻蟻微悃未能畢達追思悚
慄寢食俱忘茲敢申籲冀幸 聖慈之矜察焉嗚呼
元良岐嶷率土延頸芹宮齒讓萬物欣覩三加筮吉

景福無疆此誠宗社萬世之慶也妙簡吉士正人
以爲輔翼之具者昔賢所論昭在方冊允爲今日之
急務而顧乃以如臣之庸陋衰朽一微物而猥充其
選此臣所以惶駭跼踖置身無地者也仍竊伏聞政
官啓擬不循常格儒生陳章有所瀆撓臣竊恨臣之
不才無用分死溝壑之實人所共知而虛爲此紛紜
也臣於昨歲首被誤恩號籲數朔竟蒙矜許微
臣之本分實狀天鑑旣已洞燭之矣前冬以後益
以淹沉眼暗耳聵漸成盲聾精神昏瞶常如坐在霧
中以此癡醜垂死之狀安有一分陳力之望冀土微

分每辱寵命輒以猥褻之私仰浼天聽其爲僭
越不但違慢之罪而已憂迫悶塞斷死不得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特賜哀憐亟命刊臣仕籍絕臣
召命仍勸臣違傲之律以肅頽綱不勝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已竭虛佇之意於前後別諭矣
復何多詰噫卿本世祿之臣殊異高蹈之士遭茲多
難竭力王室此其義理不啻較然而顧乃固守東岡
之志召旨累勤不肯幡然豈平日所望於卿者乎
况布衣入對自有古事獨不能行之於今日耶予之
思想久而愈切卿之戀予必倍於予矣決不宜終始

明齋遺稿 卷六
邁邁也卿其須體此意安心勿辭從速登途以副士林之望

史官傳

批後書啓

乙亥四月

臣於昨者冒死控額方戰灼以俟 命矣不料 聖恩愈往罔極 威譴不加 寵諭彌勤臣誠惶恐感泣益不知措躬之所也嗚呼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况臣世祿餘裔異於草澤方外之流遭逢盛際竭力圖報義理較然誠如 聖教而臣之不才實無所蘊從前哀籲瀝盡肝血非敢游辭以欺 天日蓋臣所盜者虛名而 聖朝所責者實用持虛名而

應實用決知其不敢加以衰疾纏綿死已無日以古人致仕之季寧有一分陳力之望不然則臣非木石安敢一向頑然若無知覺者然哉布衣入對之 教又申前歲之 命臣於其時已暴萬不敢當之微忱矣自古虛名之士多不能守其本分而時君世主或假借太過卒之傳笑一時貽譏後世臣主俱辱今以臣之不似而 聖教屢及於此瞻聆所及孰不駭異臣竊恐以臣垂死之陋喘重為 聖朝之一累也至於思想愈切之 教臣不覺隕越于下 君父之倦倦於草莽一介微物至於此極而只以臣之不才不

似如上所陳之故終無以自伸其犬馬葵藿之誠此
臣之撫躬平生日夜自悼者也固守東岡之 諭終
始邁邁之 教聖訓之嚴切至此臣又惶怖不知所
以仰對也近侍儼臨 天威咫尺不敢不更冒萬死
籲訴一二而息偃圭竇每辱 異數唯以猥越之辭
仰答 隆旨到此地頭則辭謝匪分之節小而違傲
嚴命之罪大守分可矜之志微而負 恩自私之迹
著矧今備員春坊竟未祇 命於盛禮官守有闕常
刑罔赦臣罪至此萬殞猶輕淹沉澌綴末由致身於
司敗謹當追上待罪之章而 聖批之降輒煩近侍

無非微臣之罪戾憂惶煎迫罔知所出唯席藁斲死
而已

辭職兼辭周急疏

乙亥六月

伏以糞土微臣荐蒙 恩命違慢之罪長在身上而
不敢以猥陋之辭每溷疏章且以疏 批之降輒煩
近侍傳諭尤為惶恐不得不只將賤疾實狀冀以轉
聞日夜唯願勘伏邦刑一塞臣責而已不意 聖慈
天覆曲賜優容 威譴不加溫諭仍下連以勿辭上
來以副予望為 教臣子辜負之迹愈著而 君父
眷顧之意愈勤臣誠惶隕感泣愈不知所以自措也

臣之本分實情籲訴無餘 天日下臨既已洞燭而亦通朝之所共知也前歲被 命至涉八朔而後獲蒙 恩遞今又前後四朔矣在朝廷則為曠廢天工委棄草莽因循饒假憲綱不肅在微臣則為自任私便罔念分義孤 恩積戾萬殞難贖此臣所以憂惶戰灼忘寢與食席藁私次斬死不得者也昨又伏承特恩有周急之 命臣又駭恐慙蹙罔知所處臣之罪戾如右所陳安可以罪為寵更霑 恩賚以重叨濫之誅乎况臣以溝壑微命老而不死誓伏偷食已不免蠹蟲之歸何敢復冒稀闊之 異數以貽 聖

朝之羞耶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特垂憐察將臣前後分外職名亟 命刊削而並收周急之 恩仍嚴違 命之律以伸公法以幸私分

辭工曹判書疏 乙亥六月

草莽臣尹拯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百拜上言于主上殿下伏以臣昨上待罪之章願伏違 命之誅日夜憂懼恭俟 處分矣忽又特蒙 聖恩擢授工曹判書席藁之中反承 寵命驚惶隕越措躬無地竊惟執法之論宜有駁正之舉而縮伏屢日未有所聞茲敢更冒萬死仰暴螻蟻之忱冀幸 聖慈之垂

察焉臣本一介庸陋微物承藉先蔭遭逢 聖世忝
被收錄之 恩粵自 先朝以至今日首尾三十有
餘季矣其初則自以內抱私隱絕意世路自矢以沒
齒溝壑之故斂蹤跼蹙不得伸一肅於 天門其後
虛名猥襲 除命漸重 隆恩異數益踰微分臣於
是愈益駭恐不敢以無實之名仰應 明命不得不
一向退縮而 誤恩不收除擢隨續身伏圭華名躋
宰列自有徵召之禮以來前所未有也至於昨季所
蒙 恩禮尤異 聖諭丁寧可感木石而臣之迷滯
守株如前終不敢自知不能而冒昧承當加以犬馬

之齒已迫七十耳目幾廢衰朽已甚以古人致仕之
季寧有一分陳力之望臣每自悼念以世祿餘裔蒙
被 國恩至於此極而竟無絲毫報效將老死於牖
下負心忠孝歿有餘責中宵撫躬未嘗不悲慨達曉
也臣之本末不過如此 朝家若有綜核名實刊落
浮偽之政則如臣前日所蒙亦當在刊削之科矣矧
可又超而陞之哉况六官之長正卿之位古所謂命
德之器也雖在朝夙夜之賢猶不可以年老久次循
例而必得其可以不試之臣無用之物而僭擬於其
間耶舉措失宜則人心不服名器不尊則世道益卑

臣誠竊恐以臣之不肖而重爲 明廷之累也臣竊聞大臣言及臣事其論臣之情勢則真合處物之義誠爲私幸而揄揚之辭又浮其實至亦以陞秩爲請則臣之所竊資級已爲踰涯在昔名德之士所罕至也人不古若而官加於前適爲嗤鄙之資耳臣竊恨之官愈進而勢愈盛 恩益隆而罪益深殆亦臣之死期已迫也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特賜鑑諒憐臣之本分實狀未敢虛飾將臣爵秩亟 命改正以重國體而仍 命勅臣辜 恩違 命之律以肅朝綱不勝幸甚臣又竊觀羣臣辭職者或書舊銜以辭新

除而臣則本來所蒙無論大小皆是分外不容有所揀擇故前後拜章只得據朝廷所命者以自名而亦不敢具資如式蘄以少見區區不敢偃然之私而已今則班聯更峻濫猥愈甚一例冒據又極不敢不得不謹從在野之本稱以求賤分之所安有乖常格尤增惶恐臣無任受 恩感泣戴罪戰灼之至

再疏 乙亥七月

伏以臣冒死拜章席藁俟命伏承 聖批寵諭采勤臣誠感泣益無所措噫臣之庸陋之實臣所自知臣之屏蟄之迹衆所共見自始至終不敢一肅 天門

而節次超躡以至於此歷筭自古以來在野之臣叨
竊名位未有如臣之倖者也雖以 國朝故事言之
以儒學登庸官躋列卿者自 宣廟朝以後歷 累
朝百有餘年之間屈指不過數人耳臣是何人敢繼
斯躡名器不尊世道益汚四方之嗤點後世之譏議
豈獨歸於臣身而已區區螻蟻之情前後控籲殫竭
無餘不敢更煩枝辭以恩 天聽而誠不忍以不肖
之身垂死之季而重貽 聖朝之累也不避瀆撓敢
復鳴號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特賜鑑諒將臣爵秩
亟 命改正以重 國體以安賤分不勝幸甚臣又

於昨者周急之 恩懸官之輸送至三循墻不得惶
恐祇受溝壑微物苟全性命粥飯度日已極優幸而
又以口腹之賤仰煩 天地之仁其為猥濫之罪何
以自贖至於書冊之 頒降節扇之 賜送每沾
恩澤無路辭謝揆以微分無非罪也嘖笑雖微古人
所惜敢乞 聖明特加裁節上謹 明廷錫賚之典
下免微臣僭踰之誅公私幸甚衷私所迫冒瀆及此
尤增死罪

三疏 乙亥七月

伏以臣之猥叨匪據已至五旬矣敢瀝微懇乞蒙鑄

削而 聖慈優容恩諭彌勤臣誠惶感之極益不知所以仰喻也噫臣之情狀本末昭在國人耳目固非今日始自巖穴得來者也三十季來有官不拜有召不進孤 恩負國以至老死之境有當斥之罪無可陞之名豈但為朝野之共知實亦 聖明之所洞燭也然則今日峻擢之 命果何義也在賤分為僥倖在廷臣為謬舉在 聖恩為僭施在世道為虛偽臣雖萬殞實不敢以垂死之季添此一重罪戾以招海內之譏以貽 聖朝之累也疾痛之呼不敢欺天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特賜憐察勿以 成命之已下

而特許改正以嚴國體以安賤分公私不勝幸甚臣息偃私次屢章塵瀆極知尤為猥越而不敢一日偃然於負乘之地不得不更冒萬死有此號訴狗馬賤疾有不暇言臣無任瞻 天望 聖戰慄祈懇之至

辭右參贊疏

乙亥十月

伏以臣昨蒙誤 恩又有政府 新命惶隕之私愈往罔措前疏纔上不敢瀆煩縮伏旬日唯俟罪殛伏承道臣傳諭 聖批眷顧之旨一向勤懇臣誠感泣不知所喻竊念臣之蒙被 寵擢今五閱月矣前後哀鳴唯願改正新秩少安微分而已不料僭資未鐫

隆命荐加因仍忝竊無所不至此豈糞土賤臣所敢承當者哉伏螻呻吟長係朝籍情懷悶感迹同撕捥每一念至不覺發悸日夜憂懼祈死不得然此猶以臣之私分言之也夫以一介垂死微物使之虛帶職名自春涉夏經秋至冬天工曠廢法義不肅揆以典章亦豈容如是非分之 恩終不可以久冒也違命之誅終不可以久逭也狗馬賤疾不可以每溷於天聽也蠅蟻微忱不可以每瀆於文字也情窮理極置身無所席藁私次鈇鉞是甘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特賜憐察亟 命削臣爵秩勘臣罪犯上以振朝

家之憲綱下以遂溝壑之分願公私幸甚臣無任瞻望 天闕戰灼祈懇之至

再疏 乙亥十二月

伏以臣昨蒙道臣傳諭 聖旨不許所辭申以調理上來之 命益不任惶感之至臣之老病殘喘唯朝夕待死而已非如一時偶感調治望差之比而疏狀煩瀆實深惶恐不得不泯默縮伏已旬日矣竊伏自念臣之蒙被誤 恩今幾月矣分外職名終歲在身瀝血陳情而誠未上格忍死籲病而只歸文具優容寬假 聖恩愈至而息偃頑冥臣罪日積臣誠仰慙

俯慄寢驚夢愕不知置身之所也噫臣之本分實情
癯朽垂死決不堪應 命之實 天日之所臨也同
朝之所知也今乃加之以隆秩荐之以 寵命召而
不至邦有常刑而有司不之問官有分職不容曠闕
而朝廷不之恤求之古今其爲虛冒未有如臣之類
者而揆以法義其爲玩褻亦豈有如是之理哉虛名
崇而世道以汙 朝命違而國綱不立無非微臣之
罪也日夜憂懼罔知所出又不得不冒死更籲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憐臣之哀鳴不敢虛妄而欺天察臣
之積逋亦且爲累於 聖治亟命削臣之職而勘臣

之罪以爲人臣孤負 國恩者之戒不勝幸甚臣又
有萬萬惶恐者不得不畢辭於 天覆之下臣既不
敢當職而輒蒙頒賜之 恩前已屢籲不敢當之微
忱矣至於春坊之官每於 教旨書以兼職本旣虛
冒又何兼乎自春至冬禡免無期濫猥之誅已不可
言而以忝叨官名之故又蒙 春宮賜送至於四度
矣臣以糞土微物一向伏蟄而虛帶職名虛受 恩
澤一至於此職名則猶有控訴之節而 賜送則更
無納還之路每不獲已冒昧祇受方辭其職而冒膺
以職之 賜求諸義理實無所據懇乞 聖明特垂

諒察從今以往特寢 頒降而 春宮有賜亦許還
納下全匹夫辭受之義上重 國家錫賚之典千萬
幸甚臣顧分畏義情私悶蹙忘其猥越號顙及此僭
妄之極尤增死罪

辭右參贊祭酒贊善及周急疏

丙子三月

伏以臣於前月伏承道臣傳諭 聖批不許所辭申
命上來病伏之中愈切惶悶亟欲更上顙章而非但
逐月煩瀆為罪彌重所苦賤疾一向暈瞶心神昏霧
如在夢中以此遷延又至浹月日夜戰灼唯俟譴殛
而已不料國子 新命又降於千萬意外臣誠惶惑

震恐益不知措躬之所也竊伏惟念臣之分外職名
轉輾仍存今已期歲矣糞土微物濫紆 隆寵既無
由應 命又未蒙 恩遞身伏窮谷名係朝籍不進
不退無義無倫孤 恩負國死有餘責臣之情勢窮
極已無可言而雖以 朝家舉措言之設官分職各
有事務而委棄草莽曠廢天工揆以常經恐無是理
所叨本職既已虛冒而又假之以兼職至於加而又
加亦豈綜名核實審慎官方之意哉 聖度優容無
所吁咈而該曹之陳請實涉猥褻以臣之不肖而貽
玷於朝廷亦莫非臣之罪也今臣之種種老疾不敢

每以縷訴而虛眩一證屢月不已終日闔眼不離枕
席坐立之際輒至暈倒少用精神即見昏塞真元憊
劣日以益甚自知去死不遠而恩榮踰涯聽聞駭
異亦是臣之死期日促也伏乞聖慈天地父母特
垂鑑諒上念國體之損傷俯憐蠅蟻之哀鳴將臣本
兼爵秩亟賜鐫削俾臣得於未死之前脫免匪分
而安意以待盡不勝幸甚臣又伏聞筵臣有以賤臣
之貧乞加周急之恩者臣又無任慙蹙之至如臣
之不才無用真所謂天地間一蠹蟲也粥飯度晷已
極優幸况臣兒息蒙恩方忝郵官分俸相哺在臣

益泰如此而又加恩澤豈不有傷於聖朝之惠
耶方今餓莩載路藿食亦不能下咽尤何敢重為耗
費以添罪戾哉伏願聖明特寢成命還收賜臣之
物以補賑飢之資其於公私又為幸甚

辭

別諭召命及職名疏

丙子六月

傳曰虛佇彌勤而迄無幡然之期不但予心之缺然
即今春宮輔導一日為急卿其須體至意斯速上來
出入胃筵以為教誘成就之地

伏以臣於去月九日伏承道臣傳諭聖批不許所
辭仍命上來臣病伏之中彌增戰灼亟欲更暴微

忱而每以猥褻之私露章 天門其爲不敢實如前
疏所陳者日夜憂惶罔知所出矣不料茲者 聖旨
又降申之以輔導 冑筵之教捧讀驚掉不勝隕越
于下竊伏惟念臣之叨此職名寔在前歲之三月今
已十有五朔矣臣之不肖無狀萬不敢當之實則前
後披露 天日下燭而其老病垂死決無一分陳力
之望者亦日甚一日矣不然則臣子分義安敢一向
邇慢至於期歲之久而冒死哀籲而不知止也哉况
於昨者 嘉禮之行億兆同慶而臣名忝宮僚之末
不克趨走於諸臣之後官守有闕厥有常刑席藁私

次祗俟重誅而已今乃 威譴不加而 寵命特下
臣誠感泣益不知措躬之所也狗馬賤疾不敢種種
呼訴而即今凜然殘喘只是朝暮之命耳心神昏昧
如在夢中而真元憊竭視聽俱廢終日漸頓無復生
人之事假使臣之才分學力可堪稱職臣之血氣筋
力已如許矣此臣所以跼蹐天地分死自畫負罪大
倫撫躬永悼者也今臣之分外資級尚未改正而政
府之 命則已九朔矣國子之除則又四朔矣糞土
微物荷此 隆寵蟄伏虛帶解免無期豈但積戾於
臣身實貽羞辱於朝廷臣雖萬殞何以自贖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特垂哀憐將臣所蒙前後 恩命一併收回以肅朝綱庶幾微臣一息未絕之前獲免於匪據僭分之罪涵濡 聖化安意以待盡焉實覆載生成之大德而蠖蟻溝壑之至願也臣無任戴罪祈恩戰慄俟 命之至

參贊 許遞後辭贊善祭酒疏 丙子八月

伏以臣於頃者伏蒙 聖恩許遞參贊庶得以少安微分仰戴 洪造感泣何已唯是贊善祭酒兩任猶復因循臣以七十垂死之殘喘虛帶職名於溝壑之中前後呼籲肝血已竭論其職秩雖有高下之殊語

其責任寧有輕重之間一遞一否負戾如前感泣之餘還增戰灼迄未知所以自措也臣亟當更爨蠖蟻之忱悃重乞 聖慈之哀憐而煩瀆是懼不敢輒遂縮伏遷延又浹一月矣伏自惟念匪分之職不敢一日忝冒乃臣私義之當然者而惟以煩瀆為惶恐不免泯默以度日日月愈積叨濫愈久其為邇慢無狀抑又甚焉臣竊聞朝廷官職寧虛其位不容苟充者亦多有之矧茲兩任何等名器而乃使如臣之庸陋衰朽朝夕就木之人伏螻遙據經年閱時有若其分內之物求之古今實未前聞揆以法義亦安有如許

之理哉且臣犬馬之疾一向沉淹坐卧之間亦至暈
倒精神氣息日以昏微誠不敢一一縷訴以慰天
聽情勢窮極左右皆罪不得不更冒萬死仰申哀號
煩瀆之誅有不暇避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特賜矜
察將臣所叨兩任亟 命鐫削俾朝廷無倖位之累
而微臣免僭分之罪庶幾未死之前涵濡 聖澤得
以安意而待盡矣臣無任憂惶煎迫戰慄祈懇之至
罪間者伏聞 玉候違豫久未復常中外大小憂遑

辭右參贊祭酒贊善疏

丙子十二月

度日臣於呻吟之中北望煎灼自蒙仲冬 傳諭之
後更欲仰籲而不敢以蠅蟻之私瀆撓於 靜攝之
日泯默縮伏又浹五旬虛帶職名至於此久若過此
月則僂至經季矣不得不復冒萬死冀幸 聖慈之
矜察焉臣竊惟臣之所叨職秩是何等名器也臣之
庸陋癯朽朝夕垂死之狀非惟國人之所共知抑亦
聖明之所已燭也乃以如許之微喘冒如許之 寵
命朝廷一授而不復收賤臣哀號而不得解有若以
朝廷之尊爵棄之爲賤臣之私物四方之笑罵後世
之譏議豈獨歸於臣身而已哉臣誠慙恐蹙悶平居

而罔知措躬每念而不覺發悸者也且臣狗馬之疾誠不敢每以縷訴而神識內凋視聽外廢日用凡百都無管攝雖云猶食猶言猶起動而其實則只是枯木死灰耳有時暈倒於室中或憊頓於枕邊則頃刻之間若溘然而盡此豈復有生人之理哉匪分職名常在身上每恐如此捱過終抱罪以死而瞑目不得也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特垂哀憐亟 命將臣所蒙參贊職名及春坊國子兩任並賜鐫削俾朝廷無曠廢天工褻棄名器之累而微臣亦得免於僭竊之誅還其賤分而死實覆載生成之 大德至恩也臣

以糞土之賤疾痛之呼每恩 天聽其為猥越亦知罔赦無任惶恐祈 恩戰慄俟罪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卿之所兼贊善本自不輕出入胄筵薰陶成就微卿養德山林為世矜式者其誰能之故方以是專責於卿則卿豈可孤負至意乎本職前後控辭一至於此今姑勉副俾安卿心卿其亟遵心腹之辭安心勿辭幡然上來以副虛佇之望

史官傳

批後書

啓

丁丑正月

草莽賤臣齒迫七十疾病常纏死已無日虛帶職名至於經年不得不冒死號籲跼踖以俟 命矣罪譴

不加 恩禮愈渥許遞本職以安微分 王人下臨
傳諭 聖批德意之隆與天無窮臣不勝感泣戰慄
之至至於春坊之任別加 申諭捧讀悸恐措躬無
地臣之忝此職名已三載矣前後號顛肝血已盡
天鑑孔昭豈不洞燭於斯耶 聖眷彌勤臣罪益深
孤負 天恩萬殞難贖此臣所以日夜戰灼祈死不
得者也病伏之中蒙此 異數心神震掉若即隕絕
螻蟻微忱無以畢舉而疏章猥越不敢為每瀆之計
只得銜 恩戴罪席藁私次冀幸 聖慈之終始哀
憐畢許鐫削庶幾涵濡 聖化守分待盡而已

辭

召命疏

丁丑正月

伏以臣昨於旬日之間特蒙史官再來傳 諭病伏
之中精爽震越迨不能以自定也臣之前後號顛肝
血已竭竊謂 聖明既已洞燭無遺而 恩眷愈加
訓諭愈隆愈非糞土微物所敢承當臣誠惶惑措躬
無地茲不得不更冒萬死申舉微忱冀幸 聖慈之
矜諒焉嗚呼贊善之職以輔導 春宮為任本自不
輕誠如 聖教此固 先朝所以特設以處儒賢者
也而顧臣非其人耳臣本庸陋過竊虛名虛名不可
以應實用故終始慙縮而不敢出如嬰兒而負身獲

之任不能強起也今則齒至七十衰朽已甚平居昏
昏若在夢裏舊學皆忘百慮俱灰所存者只一枵然
空殼而已 聖諭之褒借至此豈不貽笑於四方耶
七十致仕尚矣蓋至是則人之氣血凋耗不堪驅策
實古昔先王使臣以禮之令典也雖常仕者猶當乞
骸而歸况臣懍懍殘喘死已無日寧有一分陳力就
列之望哉若令臣怵迫分義貪冒寵榮乃以致仕之
季妄爲從仕之計則臣之頑頓無恥縱不足誅而獨
不爲 聖朝之羞辱耶 聖諭又有棄予邁邁之教
臣罪至此萬殞何贖自恨螻蟻誠微無以上格伏讀

知心之 訓只切感泣而已臣今進不敢應 命退
不得守分一向瀆撓情勢窮極伏乞 聖慈天地父
母特賜哀憐將臣所叨春坊國子職名亟 命鐫削
俾之涵濡覆載之大化得以待盡於溝壑而至於
絲綸之太重 恩禮之太過者並加裁酌以尊國體
以安微分千萬幸甚

辭吏曹判書疏

丁丑三月

伏以臣於前月伏承道臣傳諭 聖批不許所辭申
命上來臣亟當憂暴危悃以冀 聖慈之哀憐而適
於其時伏聞儒生以賤臣之事至於陳章強飾無實

之辭瀆撓 天聽臣不勝駭恐慙慙抗顏無地不得
不縮伏俟罪以至於今矣不料 聖恩愈往愈隆天
官 新命又降於夢寐之外而 召旨特下驚惶震
慄若隕淵谷不知所以措躬也臣以糞土微物積負
罪戾而誅罰不加 寵命仍荐冒死哀鳴乞免匪分
者今又四季於此矣其庸陋屏螻之本分老病垂死
之實狀情已畢達矣辭已無餘矣 聖明既已下燭
矣同朝無不洞知矣僭資因循尚未改正輾轉推排
無所不至臣竊自悼螻蟻之微中誠淺短無以孚徹
於上下也況今所冒職名古稱冢宰是爲何等重任

而可以虛假而苟充耶國事同於戲劇有識爲之寒
心以臣之不肖而貽累於朝廷一至於此此臣所以
日夜祈死而不能得者也承 命屢日罔知所出又
不得不復冒萬死遠籲 宸極疾病沉綿精神昏塞
疾痛之呼不敢枝辭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特賜諒
察亟 命鑄削臣職以安微分以重名器公私幸甚
臣受 恩前後無所報補而每一 命下輒以猥越
之私露章 天門孤 恩負國觸犯邦憲自知臣罪
萬殞難贖臣無任席藁俟 命憂懼戰灼之至

再疏

丁丑閏三月

伏以臣昨於疾病昏頓之中伏承近侍之臨諭惶悸之極至今屢日而不能自定也竊伏惟念臣以糞土之賤螻蟻之微本末情狀皆已畢露天日之明何所不燭而前後寵命一向荐疊隆恩異數靡有限量臣誠自怪臣身之何以致此也况復訓諭之辭責勉之意一則曰爲世矜式二則曰挽回世道無非賤臣之萬不敢當者黃流注於瓦缶華袞被於土木瞻聆所及孰不以爲竊笑至於輔導春宮之任聖教丁寧每及於此顧臣之老病垂死只是朝暮之命耳設令真有學術可備勸講陳力就列已無其路

矣臣誠悶蹙措身無地只得日夜祈死而已聖諭又以誠禮未盡爲教聖明之所以施於賤臣者雖古昔之待賢者何以加此在朝廷爲僭施在微臣爲非分每蒙隆眷唯增感泣又仄聞儒生之以賤臣而陳疏者紛紜聒擾瀆浼天聽此實近來之弊習而亦莫非臣之罪也身伏草莽迹連世路情同要君罪至欺天此尤臣之慙惶跼蹐無以抗顏者也世祿之臣與國家宜同休戚之教則臣不勝蹙然之至葵藿之性亦能傾陽臣雖無有知識亦豈無一端憂愛之衷哉每於葭屋之下或有通夕不寐之時直

以臣之本分如上所陳自量虛名決不可以應實用
故守株良限以至於此孤 恩負國陷爲大倫之罪
人而不暇自恤臣之情勢其亦窮矣臣今所蒙天官
之命今已浹月矣冢宰任大銓衡事重此豈遙寄而
久曠之地哉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特賜 睿察憐
臣之衰陋殘喘已無致身之望諒臣之疾痛哀鳴實
出瀝血之懇亟 命將臣所蒙爵秩并加鑄削以安
微分以重名器千萬幸甚臣又念史官傳諭一事非
但上損於國體下踰於微分當此荐荒之日民命將
盡中外大小所當痛革浮費以救一分乃以無用之

賤臣而剩添一弊於駟路此亦臣之罪也敢乞並寢
遣史官之 命以幸公私焉臣於近侍回還之後即
擬申纍危忱而怔迷漸綴不能自省遷延數日今始
拜疏瞻望 天闕精爽隕越臣無任銜 恩待罪戰
慄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頃者別諭實出於心腹之懇庶
幾誠之所存可回遐心而及見史官書啓漠然無造
朝之意缺然之懷曷可云諭噫當國家岌業之秋雖
高蹈之士猶且彈冠而起竭力王室况如卿養德山
林同休共戚之臣乎此其義理不翅較然卿若淡思

則必不待勉諭而幡然改圖矣更遣史官諭予至意
卿其須勿撓謙安心就道毋孤日夕虛佇之望

三疏 丁丑閏三月

伏以臣於一月之內再蒙近侍臨諭 聖旨不唯褒
嘉而眷顧之者益以勤摯至於訓之以義理之正責
之以分義之重示之以至誠勉之以深思丁寧嚴切
不翅耳提而面命臣誠震悸感泣無地措躬竊伏惟
念臣以螻蟻之微糞土之賤竊虛欺天坐違 朝命
本末始終無非罪戾而法義之誅不加 隆異之恩
日降其爲僭猥僥倖求諸古今無有臣比誠使臣真

有學術才識真可以有益於國家則遭遇盛際展布
所蘊固爲士者之至願也何爲而甘心屏伏抵死遁
避終陷亂倫之域而爲名教之罪人哉只以實無可
以應 命之實故不得不限以虞人之一節糞以下
不失溝壑之本分上不貽朝廷之羞辱爲賤臣沒齒
之私義耳初非冥然無覺惘然不顧苟焉只懷自私
圖僂之計而已然臣此狀旣已竭顛不敢覲縷以瀆
天聽唯是 君父之恩禮若是勤懇而臣子之逋慢
一向迷惑 天書每下於竊谷近侍迭勞於遠路非
但聽聞駭憤誚罵四集亦當神鬼厭怒禍罰隨至此

明齋遺稿卷六
殆臣死期之已迫而論其情迹亦在罔赦之科矣今
臣之所叨職名天官則不容一日曠闕春坊國子責
任俱重亦決非臣庸陋衰喘所可久冒之地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特垂諒察亟命將臣爵秩一加鑄
削因治臣前後違命孤恩負國之罪以肅朝綱
以礪臣節不勝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屢悉勤摯之意於前後之批矣
卿胡不諒心腹之懇連上與辭之章棄予若是其邁
邁耶缺然且慙無以爲諭此時望卿之造朝奚特大
旱之望雲霓而已哉卿其亟體至意安心勿辭亦勿

待罪幡然上來以補不逮

史官傳

批後書

啓

丁丑四月

臣席藁兢惶方俟威命不意近侍復臨敦諭又
降是何聖朝之誤加恩禮於不試之臣無用之物
至此之極耶棄予邁邁之教天語彌切惶惑震恐
措躬無地夫大夫之招於虞人豈不榮乎而虞人死
不敢往者誠以犯分之罪有重於違命故也由是則
聖朝之恩禮愈加訓諭愈重而微臣之不敢當愈著
此臣所以前後哀鳴分死自畫只願一伏常刑以塞
臣責者也至於老病垂死之寶狀天日之明亦何

以畢燭於幽部耶視聽幾廢神識茫昧房戶之間暈
仆無時尸居餘氣無復生人之事矣職名未鐫罪戾
日積文字號顛亦極煩瀆而末由以身待命於司敗
臣子分義到此地頭萬殞猶輕伏地戰灼不知所對

辭周急兼辭職名疏

丁丑六月

伏以臣於前月幸蒙 聖恩許遞匪分職名而春坊
召旨猶未並收螻蟻微分瀆撓是懼至今不敢申顛
唯日夜兢懼俟罪而已不意今者周急之 命又下
臣雖食貧豈至於飢餓而特被 聖軫有此恩澤不
勝惶恐恐蹙之至竊伏自念臣以溝壑庸陋厚竊虛

名分外爵秩至於此極進不能應 命退不得守分
畢竟不免爲大倫之罪人臣每撫躬自悼自知死不
足以塞此責也矧今疾病衰喘朝暮待盡一日無事
卽爲一日之幸尚安敢以口腹之賤猥貽朝廷之念
以重其踰涯僭分之罪哉卽又伏聞儒生有以賤臣
之事復有陳章者不覺驚惶臣之情實 聖明之所
燭而強飾猥越之辭每恩 天聽無非臣置身於矯
誣之地自陷於欺天之誅也况復訐人而起鬧尤增
危怖臣之孤 恩負國長抱罪戾而加以此等慮外
之事致駭聞聽貽羞朝廷而同歸於朋比克伐之習

傷人害物之科臣誠隕感悶迫不知所以措躬也伏
乞 聖慈天地父母特垂矜諒亟命收還周急之
恩以安微分而所叨春坊國子職名並 命鐫削仍
治臣身伏草莽累及世道之罪以警僉俗以肅頽綱
公私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周急之命意非偶然侮賢之罪
不宜掩置則卿之至以累及世道引咎者出於意外
心切愕然無以爲諭卿其須體至意安心勿辭領受
幡然登途以副虛佇之望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六

